

# 台 灣 文 化

第 三 卷 第 四 期  
第 五 月 號

本 會 日 記 編 後 記

本 會 日 記 編 後 記

許壽裳先生誄詞..... 陸志鴻 (一)

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 許壽裳先生遺稿 (二)

許壽裳先生傳初稿..... 李季谷 (八)

## 追 悼

白頭猶是一嬰兒..... 謝君似 (一)

紀念許先生..... 戴野 (二)

許季芻先生紀念..... 李君 (三)

悼許季芻先生..... 洪君 (四)

追念許季芻先生..... 楊君 (五)

我所知道的許季芻先生..... 兩君 (六)

## 悼 念 許 壽 裳 先 生

悼念許季芻先生..... 謝台 (一九)

追 思..... 黃得 (二〇)

許先生最後的背影..... 袁聖 (二一)

悼憶許壽裳師..... 葉慶炳 (二二)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許老師..... 陳時禮 (二三)

輓 章 彙 錄..... 景宋 (二四)

一轉一關於許壽裳先生..... 許世 (二五)

載一記父親..... 許世 (二六)

先考日記摘錄..... 楊雲 (二七)

哀情經過..... 楊雲 (二八)

近事雜記 (十四)..... 楊雲 (二九)

本會日記 編後記..... 楊雲 (三〇)

臺 灣 文 化 協 進 會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五 月 一 日

NAME ARY

## — 語文溯源：必備典籍 —

元萬二十幣臺 冊六十六本開四裝本 纂保編丁 林語字解文說  
 元千八萬二幣臺 冊六十本開四裝本 纂保編丁 遺補林語字解文說  
 元百七千一幣臺 冊二下上本開六 (書最本基學國) 韻 廣  
 元百五千三幣臺 冊一裝精面布 著安撰胡 史學語訓國中  
 元萬一幣臺 冊巨一本開對 纂江文丁 (集甲) 刻 彙 文 藝  
 售存有均 本六十第 本二十第 本九第 刊集所究研言語史歷 研央中究

### 商 務 印 書 館

臺 灣 分 館：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 台 灣 工 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公 司 分 織 紡

#### 所 屬 廠 場

臺北廠，烏日廠，王田廠，  
 豐原廠，臺南廠，新豐廠，  
 新竹廠，苗栗蠶絲工場，  
 烏日亞麻加工工場等十一所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三八三號  
 電 話：三〇四八號  
 電報掛號：四七九一號

#### 最新出品

特種細布  
 各色花布

#### 主要產品

棉布，棉紗，麻布，  
 紡毛布，棉織交織布，  
 各色花布，米袋，糖袋

先生姓許諱壽裳字季荊籍隸浙江紹興天性好學  
稟賦獨厚弱冠通諸子百家之書負笈游東瀛攻史地  
與魯迅交最篤同受業於章太炎之門由是文名籍甚  
歸國後各方爭相羅致歷任教育部參事江西教育廳



長大學院秘書長多所建樹並先後應聘爲杭州北平  
西安廣州各高等大學教務長校長院長教授沐時雨  
坐春風者何止數萬人前年春來臺灣主持省立編譯  
館致力文化交融備著勞績去年夏省制改革編譯館

裁撤時余忝長臺灣大學禮聘先生來校任文學院教  
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生徒愛戴奉爲經師不意本年  
二月十八日深夜爲盜戕害嗚呼慘矣乃爲誄曰

會稽毓秀自幼岐嶷讀書種子經史手披東渡扶桑

益加礪砥馳聘文壇腹笥孰比善誘循循樹人學府南

## 許壽裳先生誄詞

陸志鴻

北東西群沾化雨盡瘁教育四十載有奇經師人師兼  
而有之守真抱樸樂道安貧珠璣咳唾著作等身顏筋  
柳骨試筆臨池銀鈎鐵畫肥瘦皆宜德行超逸古之高  
士溫文爾雅今也君子秉性仁慈無怨無讎覬覦青氈  
僕砍主頭天昏地黑鬼怒神啼玉山黯然淡水淒其世  
風澆薄一至於斯哲人長逝我心傷悲



## 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

許壽裳先生遺稿

十二三年前，我會用這個題目，寫過一篇小文，登入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校刊「新苗」，在第幾期中已經記不清了，經過八年的抗戰，現在不但這本「新苗」是徧覽無着，連我自己的稿子也早已散失了。我寫那篇文的時候，「越縵堂日記補」尚未印行，「秋夢」原稿雖尚未得讀，卻已斷定這是越縵的自述了。現在材料既已增多，特地重新寫過，補充考證，併將「秋夢」原稿鈔錄於後，作為附錄，藉此可以看出李越縵的婚姻不自由，早婚的痛苦和戀愛的纏綿無極，這于研究越縵的全部著作，不無小小的補助呢！

「桃華聖解菴樂府」兩種一冊，不分卷，會稽李慈銘撰，崇實齋校刻，第一種曰「舟遊」，第二種曰「秋夢」，是薄薄的一本。現在這本小冊子已經很難得，幸而在後來印出的「越縵堂日記補」第一冊末尾，還留着「秋夢」原稿，只是塗抹太多，閱覽頗費目力，故特附錄于本文之後。

這本「桃華聖解菴樂府」，卷首有越縵自敘，略云庚申初秋，索居京師，家書杳然，念輒心悸。會海上事又急，夷舶入據津門，都人士相率避去。按庚申是一八六〇年，即清咸豐十年，越縵三十二歲。這一年是他初次進京打算捐官的第二年，也是太平天國占領南京的第八年，其時江浙警報頻聞，杭州早經失守。七月，英法軍破天津，入北京，八月清文宗奕訢避難于熱河，叙說初秋，正是這個時候。「舟遊」取材于唐代小說，是一篇普通的傳奇，可說是質；後者描寫婚姻上的悲哀，雖託名「莫嶠」，其實是一篇自叙，可說是主。這篇「秋夢」，情詞肅摯，哀艷動人，可以與玉茗四夢競爽，其曲譜幾乎和「還魂記」第十二齣「尋夢」的完全相同。「秋夢」全折叙一生一旦夢中話舊的故事，起首的開場白說：「小生莫嶠，江南人也，自客京師，已逾一載，泊聞寇警，久絕家書。游子難歸，十二時思親陽斷，故園何在，三千里作客神傷。才高有窮鳥之悲，金盞作枯

魚之泣。目下秋風又起，病體未瘳，遙念栗里親朋，淺溪弟妹，是誰驅迫，致此分離。……只因卯歲，偶遇嬰娘，智慧姻緣，痴騷遊戲，錦箋有句，會蒙才子之呼，玉鏡無臺，空憶老奴之謔。」文中只偶過二字可說是不不得已的曲筆。除此以外，字字真情，語語血淚，沒有一點浮煙浪墨。

——欲知端的，且看下文：

原來越縵有位長姑，嫁給薛家。她的長女名曰珠嬰，便是文中的嬰娘。珠嬰自幼常來外家，通文墨，善音樂，是一位秀外慧中多才多藝的小姐。她生于一八三〇年庚寅二月（越縵生一八二九年乙丑十二月二十七日），雖說是比越縵小一歲，實則相差只一個多月，她卒于一八五二年壬子九月之望，得年僅二十有三。後來到一八八七年，距她死已經三十五年了，越縵作的「外妹薛宜人權厝志」叙當時的生活狀況說：

每至試燈風過，上家期先，長姑挈寓人居余家兩廂月，至四月六日觀青田湖競渡後，始去，歲以為常。清明上河，同乘畫舫，中隕下壘，倦倚籃輿。賭探陌上之花，戲鬪蜂頭之艸。娥娥紅粉，艷照青谿，簇簇翠裙，時趁游蝶。偶徵節物，手和香腸，閒上秋千，泥尋墜珥。其長多暇，常守一編，夜靜鐘妍，亦度數曲。大母顧而樂之焉。至于蛻旌導神，龍舟鬪捷，大母乃飾青雀之舫，攜綠筍之厨，選勝霞川，聽歌官演，垂簾艸暖，擊汰水香。宜人容止益莊，釵鈿不露，從容譔笑，月上而歸。……（越縵堂駢體文集卷四）

這是多麼動人的一段童年夢境！不想花無常好，越縵年才十四，他的祖母因自己久病，要得越縵所謂「沖沖喜」，便匆匆地給他娶了一位馬小姐，也是他的外姊，可是年齡比他大五歲，從此「瑟瑟異趣」，夫婦的感情不洽。他于「致仲弟書」說：

兄今年三十六矣。……嫂與情好素異。胤嗣不育。（越縵堂文集卷四）

于「四十自序」說：

德非許允，配以孫恆。牛衣夜寒，乏垂淚之慰。蚌單朝設，絕舉校之歡。乃至郡聞勃谿，室無傾視。雖齋醮于卯歲，實塊處者卅年。（越縵堂駢體文卷三）

又于「復雲門書」說：

憶自壬寅之歲，大母瀕危，命選嘉辰，冀延莫景。而御輪未返，屬繼已終，勉止哀音，權成吉禮……重以瑟琴異趣，樸被遠游，生非稚都，終年齋禁，學殊子季，築室別居。（越縵堂日記第五十冊七十七葉）

這樣的「塊處」，「瑟琴異趣」了四十七年，到了一八八八年戊子，馬淑人終于「無子無孫，溘然以」。他的「祭內子馬淑人文」，說也奇怪，好像是祭一位普通的朋友，並不表示一點夫婦結連難解之情，只說：

嗚呼淑人，我之外姊，生而姑背，育于外氏。維先大母，痛姑之亡，恩斯勤斯，視如孫行。我于淑人，五年以幼。大母愛之，妃為嘉耦。歲在壬寅，淑人來歸。青廬未徹，已設喪帷。……（越縵堂駢體文卷四）

其意若曰：這配偶不過是祖母給予我的一件禮物，應該好好地供養而竟有所不能罷了。越縵會自記有云：「十月初二日，祖母卒。初，祖母以久病，命先嚴為余舉姻，是日甫成禮而祖母棄養矣（越縵堂日記補第一冊第三葉）。要使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提早結婚，勢不能使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來做新娘，于是不得已配以五年以長的「孫恆」，而文中偏稱為「嘉耦」，實在是非常滑稽而又非常沈痛的。這種童子早婚的陋習，婚姻不由自主的惡俗，和戀愛者的拘于禮教，有情莫訴，他的慾望老是被壓迫着的心理上的痛苦，其結果乃至於終身不幸，到了死還是兩情繾綣。真所謂「這是聰明反被聰明帶，真誠不得真誠在。冤親做下這冤親債。一點色情難壞」。

說到這里應補充幾句：越縵的情感最深，對於馬淑人雖性情不合，使自已成爲婚姻上的不幸。同時卻也憐憫她連帶成爲不幸，這是天性最純篤的地方，在他的著作中時常可見，馬淑人卒，悼亡詩就有十四首，現在不

及備舉，止引辛酉年「寄內二首」：

蠶室田居分隱淪，三年誰遣事風塵。亂離莫更傷編客，寒餓多煩慰老親，可使士安終失學（謂僧慧），漫疑誰仲未安貧。與君生小爲兄弟，法喜難摩本宿因（姑母馬孺人生內子後即病歿，予與內子幼皆育于祖母）。

絳跡閣上焚修地，齋版經帷大母傳。廿載米鹽貧裏淚，一家燈火佛前緣（大母建絳跡閣，供大士像，臨歿以閣屬內子焉。家慈及內子皆年未三十，即長齋奉佛）。客居久憊閒情賦，鄉夢常依淨室天。記取白頭山水裏，打鐘掃地補當年。（白華絳跡閣詩卷已）

且說越縵既已結婚，珠嬰怎樣呢？「權厝志」敘此後兩家聚散之悲，死喪之感說：

……乙巳孟秋，先子暴卒。長姑聞計奔赴，慟哭過哀；大斂未終，危疾遽遘，臥輿適返，八日告徂，各居閔凶，同傷孤露。宜人自是不至余家矣。

其叙外妹十八歲適張存齋前後的情形說：

……以故兩家親姻重累，恩誼周浹，而內外別嫌，從不相見。……

這樣的兩個自幼相愛，攜着手，並着肩，緊緊緊熱的人，一旦環境的變遷，竟至「從不相見」，豈不是已經等于死別的悽慘嗎？正不必到了壬子九月聞計之後，而始有「天上何年，猶圓璧月，人間長恨，遂折瓊枝」的痛語呢！

「權厝志」的末尾尚有「塵劫皆空，情瀾未竭」一句話，而「秋夢」中，嬰娘也自稱：「奴家柳妹，小字嬰娘，幼與莫郎，花前一諾。自垂素願，遂判兩塵。死後生前，情根永在。」嗚呼！天長地久，此恨絲絲！真所謂「世間何物似情濃，整一片斷腸心痛！」至于文中改薛爲柳，雖隱猶顯，因爲薛柳兩姓的郡望同是河東，特地借用，而柳妹的小字嬰娘，和薛氏的本名珠嬰，簡直是一致，更屬顯然無疑的了。又「秋夢」的莫嬌是越縵自己的託名，已述于前，蓋取溫嬌譎取從姑之女的故事。「秋夢」原稿，本作李嬌，旋改爲莫嬌，字迹歷歷可辨，而且改而未盡，還留着好幾處

李鄭字樣呢。

縵越的「蘓麻游賞小志」(一八六二年壬戌著)中有二節，是和薛氏外妹有關的：(一)記一八四〇年庚子(時越縵十二歲)春日，全家至木客山掃墓，道出偏門外，見一人家，屋宇新好，園林極麗絕塵，「適罹人以事停舟，先大母因命僕姬輩，攜予及薛氏外妹往游……徑登其堂，堂之左右兩廂，皆翼以紅欄，而流水繞之」。後十五年乙卯二月，偶經一處，宛如曩地，而重門深閉，因賦一絕云：

重門寂寂鎖春風，攜手前游似夢中。恰是粉牆低處見，鳴桃竹裡試花紅。

這詩也載在「白華絳村閣詩初集」卷丙，卻是有二絕，其第二絕如下：

覓徧衡臯步履塵，青山老盡鏡中春。臨池腸斷朱闌影，不見簪花並倚人！

(二)記幼時每歲春中，全家至瀟渚山掃墓事，有云：

一日回舟至三山前，時薄暮，風雨斜作。予所居舟，以有客須經偏門，因溯快閣直上，而他舟皆進鐘堰去。望之，煙雨空濛，畫船散綴，烏篷青幔，如在霧中。船頭桃花滿束，漸遠漸明。此景迄今二十餘年，思之猶在目前也。自壬寅大母見背後，感屬漸散，上河風景，非復曩觀矣。予撰秋夢樂府，有云：「全家畫舸東風軟。及滴滴花兜團扇滿，雙雙燕繡生衣帶」。又云：「水裡青春，畫裡春山，回頭天上神仙眷」。誦之輒至低徊欲絕云。

到此，已經和盤託出了，明明說着「秋夢」中的「月上海棠」這一支是描寫上河風景的。船頭的桃花是漸遠漸明，那船裡的愛人也是愈久愈戀。敘景之中，實寓言情之意。至所謂壬寅大母見背後，感屬漸散者，就在點明薛氏外妹的不再來。壬寅是越縵結婚的那一年，其冬，越縵既成了有婦之夫，那縵薛氏為避嫌起見，自然不敢再來親近，即使她遭母喪，也不會再來外家的。最可注意的：上面所引的「權清志」的一段，將兩小無猜的情形，具體地詳細地指出的，是清明前後的上河和四月六日的競渡的風景，而「秋夢」中的「月上海棠」和「二犯玄令」兩支也是寫上河和競渡的。(全文見後「附錄」)兩相對照，更可知「秋夢」的語語真情

，斷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憑空構造，惟其是真，所以能够深刻，使人讀了，怦然心骨生痛。

越縵詩詞集中，在一八五二年壬子秋薛氏去世時，有題為「閒情三首」的如下：

準擬香車降夜來，銅鋪屈戌為君開。銀潢一渡真天際，贏得巫雲斷錦迴。

玉簫前按曲時，繡眉長爪勝嬌冠，十年此夢難重覓，腸斷人間沈亞之。

自結鸞釵翡翠翹，錦鞍夢脫不崇朝。癡情猶指樓前月，百機金輪轉玉蕭。(白華絳村閣詩卷甲)

越縵在此時，已經和薛氏外妹生前十年不見了，所以有「十年此夢難重覓」之句。又四年甲寅夏，有「傍晚寂坐成紀夢詩四絕」如下：

瑤環瑜珥憶趨庭，攜手花前幾屐經。夢裡飛瓊愁再見，可堪潘鬢也凋零。

鬪艸迷藏事宛然，蓬山一隔便登仙，不知風絮輪中物，何日紅塵又劫年。

當年愛唱玉瓏玲，蘭畹花間聽未真。今日重持紅豆譜，記曾錯處倍沾巾。

忽聽雞聲送彩鸞，茫茫雲海見應難。蓬萊清淺無多水，莫作生前淚點看。(越縵堂日記補第一冊六十一葉)

這四首似乎幼稚一點，所以刻入「白華絳村閣詩集」時，改成為「生小二絕」了，如下：

生小靈裝最可憐，夜深吹笛綺樓前。多情一抹花梢月，照見當年玉細蟬。

新樣萸蒲禮佛冠，玉鬢的的曉星寒。銀河清淺無多水，莫作生前淚點看。

以上這幾首詩，都是開頭就用「靈裝」「夜來」的典故，暗中指出薛氏。用「玉母」是雙關的。又用「按曲」「玉蕭」「吹笛」「沈亞之」的秦夢，「飛瓊」「繡眉長爪」，以及「鸞釵」，「細蟬」等等，追寫薛氏多

才多藝，如玉如花的特色及其服御。「忽聽雞聲」一首，和「秋夢」的下場詩完全相同，這更應該注意的了。

此外，越縵的詩詞類此者尚多，今再摘錄若干首如下：

詩則甲寅年有「偶興」一首：

苔陰小院歇秋千，記得年時趁簾錢。十載斜陽芳艸地，泥人曾此覓花銀。

甲子年有「秋夜夢遺作」一首：

初涼就蘭夜，病懷懶枕簟。合衣遂成夢，前塵忽在眼。芳魂趁雨至，映燭故掩歛。欲即翻復離，值倒睡中厭（自注俗：作魘）。猛醒心懶惰，餘香鼻冉冉，風葉颯虛廊，隔簾數秋點。

庚辰年這一年越縵成進士，有「相見」一首。

相見無端別亦奇，碧城風月總迷離。虛聞青鳥傳佳訊，未有瓊華答好辭。燭影忽開金鎖入，漏聲偏恨玉窗遲。香濃花亞春三刻，白了劉郎幾鬢絲。

詞則有「買陂塘」一闕，自注：「丙辰二月初二日感舊」：

暮今朝仲春初二，玉晨重見瑤侶。綉輝綉縵新梳削，回首那人風度。青鳥去，看碧落高寒，又恐嬌難住，夢雲慣阻，記夜雨重門，畫堂燈畔，雙鬢唱金縷。東風驟，吹墮瓊華如許，秦臺零落珠樹。小庭香霧回廊月，都是舊經行處。花底語，問花上流鶯，也為儂淒楚。鳳笙漫譜，指柳下闌干，共伊凭後，十載宵飛絮。（霞川花隱詞）

這是薛氏卒後四年作的。我疑二月初二這一天是薛氏生辰，因為「權厝志」裏說：

宜人生于道光庚寅二月，標桃映曉，紫燕投懷，花果簇于銀盆，門巷盈其珠履。時余生甫彌月，太母倪太恭人喜中外之得孫，合姻黨以稱慶。瑤華對語，比美蘭蓀，綺葆雙擎，並誇玉雪……

其時李薛兩家，正是越中的巨富，豪華景象，可想而知。乙亥年有「陌上花」一闕，又是夢感，這時薛氏死已二十三年了。題下自注云：「久病客中，忽夢所憶，前塵宛在，語之甚悲，寫以曼聲，譜以楚徵，不自知其愁絕也」。錄如下：

「穗燈夢賦，無端相見，淚痕凝袖，影事煙空，依約訴來如舊。綉輝伊試新妝好，只有黛眉微瘦。尚相憐老去，惜離傷逝，萬千悵恨。

斷腸癡絕語，檀藥願得，生小花紅人壽。鬪草歸來，長傍畫堂春晝。

卅年幾憫人問世，還問玉蕭生否。詎纏綿未化，夜臺雙鏡，斷香還守」。（「霞川花隱詞」亦見越縵堂日記第二十二冊七十五葉）

又丙子年有「雨霖鈴」一闕，自注：「夏夜坐月，同若屢感舊，言愁欲愁，且喚奈何矣」。

蛩聲初咽，正尊前話，竹下涼夕。回頭恨事如水，相憐倦旅，傷心愁說。等是巫山一現，奈雲散愁結。望際約天上銀河，淺淺情漏幾時竭。瑤華分是傷摧折，更難堪未落人先別。秋千院落何處，螢火點晚花如雪。鏡破珠沈，一樣紅箋芳訊都絕，祇夢裏還道相思，淚滿羅襟月。（霞川花隱詞，亦見越縵堂日記第二十五冊六十一葉）

又有「新雁過妝樓」一闕，自注：「初秋既望，皎月澄霄，涼思滿懷，悄然有憶，不自知其言哀已深也」。

玉宇澄空，初涼地，秋聲漸到梧桐。小庭夜靜，愁緒碎攪吟蛩。空地闌干誰共倚，亂蛩飛度竹間風。恁慙慙，絳河舊影，來約新鴻，爭知星期午過，恁細簫聲管取次成空。謝家池畔，香霧自上簾櫳。清暉暗憐玉竹，怕重到鏡樓疑夢中。星星鬢，便彈鬢如故，妝鏡羞同。（霞川花隱詞）

以上所舉，于考證「秋夢」樂府的本事，已足够了。臨末就把越縵自述創作這篇樂府的經過，鈔錄于下：

夢中遇所宿者，影觸百端，相對敘述，縷縷數千言，皆首尾可憶，遂兩泣而醒。學道索年，又居憂患，而少年綺恨，尚纏魂魄，塵情固難絕如是耶。（越縵堂日記補第九冊第十葉）

夜月甚佳。借叔子填詞。至五更脫稿。中如「燕後鶯先，葉底花前，是處瞞他見」。又一那邊歌院，那邊舞簾，這一答軟柔柔的楊葉兒，繫情絲那年？這一答艷生生的花影兒，證情詞那年？是我兩人呵，結下了沒頭的恩怨！又「水裏青春，畫裡青山，回頭天上神仙眷」。又舞燈云：「月纖纖樣兒印徧。舞胡旋，賺得嬌嬌，越顯得那小春

人笑醫」。叔子謂不讓玉茗。然亦所不能忘情者，則在「前生孽債頭陀願，今生罪過閻羅案，來生因果菩提讚，一會價迷離夢幻，碧落黃泉，守這個情根相見」數語也。（同書第九冊第廿八葉）

按「秋夢」原稿「情根相見」四字作「情長愛短」。自不及情根相見之深。因爲情根固結，所以說到前生，今生，來生，終于碧落黃泉，無由相見；這幾句是全折中最精髓，也最顯露的寫法。

本來當夜深人寂，俯仰清曠的時候，可以聽到自己心躍的聲音，心靈裡生出很奇怪的恐慌；同時，心愛的人物，無論死過或活着的，都記憶起來，現于眼前；早就睡着的印象，出人不意地蘇醒過來；想像像鳥一般地突飛着；不必做夢而一身如入夢境之中。何況當時鼓縵所處，是院寂露深的秋夜，星河耿耿，螢火青青，每念及故鄉的兵禍，道遠難歸，目極南雲，心魂俱失了。做圍城的旅客，盼亂地的家書，所謂「病軀一葉，寄泊天涯，家山萬重，流離烽火」。刺戟既如此其深，幻覺自相因而至。于是幼時心靈上刻劃最深，受創最烈，而平日力自鎮壓不使外露的慾望，在夢中突然出現，這是一種極自然極平常的意識過程；「秋夢」之成，即由于此。嗚呼！越縵所夢者，既非弄玉吹簫，也不是飛瓊鼓瑟，不過尋常時的踪跡，求已逝的愛痴，其遇可憫，其情尤可悲也。

（一九四八、二、二）



附錄

秋夢

會稽李慈銘撰

（生巾服上）病骨西風怯倚欄，梧桐葉上月鉤殘。客中勝有思親淚，無事緣卿一再彈。  
用舊句 小生莫嬌，驪旅京師，已逾一載，自聞寇警，久斷家書。游子難歸，十二時思親腸斷，故園何在，三千里作客神傷。文高有窮鳥之悲，金盡作枯魚之泣。日下秋風又起，病體未瘳，遙念果里親朋，溪溪弟妹，是誰驅迫，致此分離？錯鑄貨郎，怨叢浪子。以故琴調瑟愛，久絕言私，惜玉憐香，尤從懺悔。只是因卯歲偶遭嬰娘，生小相憐，私儻永繫。錦箋有句，會蒙才子之呼，玉鏡無臺，空憶老奴之謔。鴛鴦宿債，情天自有三生，蘭絮因緣，慧果何妨再劫。

。不免淚珠洗面，心字燒香，觸物添愁，因時結痲。當此淒涼天氣，行坐無聊，你看落照沈山，夕煙上樹，風簾簾，滿院秋聲，這情緒好難消遣也！

（月兒高）露下秋痕淺，湘簾倚花卷。慙地淒涼夜，獨自箇閒行偏。恁多事黃昏留得閒庭院。可是影兒分付相伴。

咳！看這碧空萬里，絳河一泓，已是星期將近了。（起立介）

（前腔）何處是，巫山現？鵲橋兒，問誰管？月裏瑤灑，雲際靈璫樓掩。偏則是紅顏薄命生天憤，但人間天上總孤眠。怎相思，有誰見？

聽這啼鶯絮恨，暗葉敲愁，露氣漸深，夜已近午，不覺身子困倦起來，只索去睡呵！（場上設牀帳介）（生轉坐介）（內打二更介）

（懶畫眉）這銷魂時候早涼天，便待要訴盡孤恹也枉然！（欠伸介）知否今宵好夢阿誰邊？倩孤燈證我相思券。又索是被冷香殘要獨自憐！

（睡介）（內三更介）（且素妝上）紫玉原煙化，靈芸是夜來。奴家柳絲，小字嬰娘，幼與莫郎，花前一諾，自乖素願，遂判兩塵，荏苒十年，情根不爛。今日諳期已滿，將返兜率宮中爲司花侍女，特來與莫郎話別一番，他日毘藍劫盡，蕊苑蓉城，再圖永聚。咳！一路行來，千山萬水，滿目烽煙，好不辛苦人也！

（前腔）爲甚步虛飛下萬重山？可只爲玉女投壺一笑緣。是生生不換有情天，則合恩情美滿由人戀。  
偏奴與！怎初地團圓便爾離！

（望介）前面鳳城南畔，花木幽深，已是莫郎寓室，不免逕入則箇。（作游介）你看書幌燈昏，琴囊塵積，可知近狀兀自傷心。（泪介）

（志志令）多則是日夜思親淚漣，那更爲着柔情牽轉。瘦書生慣受天公賺。一封封鴛鴦柬，一樁樁鸞鴦禪，轉傷心遺迷誤一面。

（揭帳介）莫郎莫郎！奴家在此。（生作起介）是誰？（且）則奴嬰娘來也。（生驚認介）果然是我嬰娘！怎生到此？（相持泣介）（生）

（尹令）赤緊熟齊年美眷，驚決絕山遙水遠。則等海枯石爛有這天從人還。看月樣身兒，花樣眉兒，還似往年！

（口）想當時呵！

（品令）會記共攜手，密誓在鏡臺邊。我和你，無猜兩小，常鎖日並香肩。



。燕後爲先，葉底花前，是處隨他見。日到！恁忽地裏愛痴分判！只珠淚雙雙沒個紅絲一處穿！

(生) 趁此良夜，和你歸家去尋那時踪跡。(旦) 你在那裡，只索同去一望罷。(生且携手行，作登高指點介)(生且合)

(豆葉黃) 那弄天涯是幾般亂樹帶平煙。傍着個俏湖山粉畫兒周垣。霎時間把一座小陽臺齊現。那邊歌院，那邊舞簾，這一答歌丟丟的楊葉兒，繫情絲那年？這一答豔生生的花影兒，證情詞那年？是我兩人。結下了沒頭的

恩怨！

(內鼓吹，小生貼旦各執衣携花燈，雜四五人各色衣執花燈，上，旋繞喧笑下)(生) 鳳簫聲動，玉壺光轉，看我兩人又在東風燈影中也！(生且合)

(玉交枝) 又早是蛾兒鬧晏，忽吹落銀花滿天。省可是東風便把全身現。生受這羅帕金錢。顛茸茸斷並着花勝妍。月纖纖屢兒印偏。舞胡旋賺得嬌嫌。越顯出那小春人笑臉！

(內簫鼓。小生貼旦各執花執柳枝携手緩步；雜且四人扮侍婢，分執酒壺花瓶團扇書卷；雜搖扇；上，旋轉下)(旦) 畫船紫燕，團扇流鶯，又是嬉春時候哩！(生且合)

(月上海棠) 最難離全家畫舸春風軟。那波光酒盞鬢影詩儂都戀。恁的的花兒團扇滿，更雙雙燕繡生衣袂。水裏青春，畫裏青山，回頭天上神仙眷

(內鑼鼓。雜扮龍船跳舞上；小生貼旦雜撐船隨上；同下)(生) 嬰娘，看此錦標競渡，鷁舞雲垂，魚飛浪織，好不熱鬧也！(生且合)

(二犯么令) 還恁張水嬉樓艦，亂魚龍飛舞青天。紅獵獵旌旗影，攪碎一湖煙。錦蒸霞變，驚忽地山川盡轉旋。(生) 我與你遊戲這剎那間，算莫負湖州少年！

(旦) 莫郎！往事如塵，勿勞更憶，俺送你回去者！(生且同下介)  
(生且合)

(江兒水) 是何年能割斷兩情挂牽？沒來由前生孽債頭陀願，今生罪過關羅案更來生因果菩提讚。一會價迷離夢幻，碧落黃泉，守這個情長愛短！

(內四更介)(旦) 莫郎！此會難長，只索別去！前途保重，後暗有期！(生且各淚介)(旦)

(前腔) 恁流連，難割兩恨緣愛緣。但願你從今後蒲萄莫負賞歸券，塵蕪莫誤情痴傳，更芙蓉莫結迴文怨！(旦) 攜生至牀前介且暫返邯鄲枕畔！(生仍睡，且放下帳介) 去路漫漫，又獨自淒涼消遣！

(掩淚下)(生作醒介) 嬰娘那裡去？(四顧呆介)(內五更介) 嘆！原來是一場大夢！(生)

(川撥棹) 看這月榭梁，露通簾，聽聽這亂鶯聲幽草邊。分明是燭影現嫋娟！分明是燭影現嫋娟！祇餘一縷秋風紫玉煙！空爲伊，長恨天！空爲伊，死挂牽！

(前腔) 看這枕和衾，淚潸然。想想是玉人兒燈下彈。方寸夢中之彈，是說最後會有期。後會有期。果許了結下再生緣！果許了結下再生緣！便教世世曇花不羨仙！空爲伊，長恨天！空爲伊，死挂牽！

(內鷓鴣介)(生作開門望介) 呀！門外宿霧迷漫，曉星慘淡，遠遠荒鷓唱曙，你看嬰娘從此一路去呵！

(前腔) 你這路途遙，瓊環寒，看看這魂兒來復還。那二座露草小墳邊！那一座露草小墳邊！祇宜冷月空山弔病鵑！空爲伊，長恨天！空爲伊，死挂牽！

(尾聲) 恁盈盈生長畫堂前，勞夢裏家園指點！恨不得倩寄平安紙一緘！(下場詩) 忽聽鷓鴣聲送彩鸞，茫茫雲海見應難！蓬萊清淺無多水，莫作生前淚點看！(舊作)(下)

按此附錄係抄自「秋夢」原稿(越縵堂日記補第一冊末尾)，與崇實齊校刻本字句略有出入。惜現在手頭沒有校刻本，未能詳細對勘，合併聲明。



# 許壽裳先生傳初稿

李季谷

(本文根據馬鏡光先生等所作許壽裳先生事略而作)

許壽裳先生，我國近代教育家，亦文學家也。字季葦，號上遂，浙江紹興人，世居縣南之乾溪，以樵農自給。祖成金公，遷居盛塘。父東輝公，遷入紹城，經營南貨商，家益小康。兄三人，長壽昌，清光緒壬寅科舉人，度支部主事。次壽棠，山東博山萊陽高苑等縣知事。三壽祥，早夭。先生生於公元一八八三年初，即清光緒八年舊曆十二月二十七日，正立春節也。甫周歲即遭失怙之痛，先生受母教甚嚴，後由長兄壽昌課讀，勤奮逾常兒，神態凝肅，生活至有規律，且雅好整潔。此種習慣，至老不衰。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中日二國為朝鮮問題發生戰爭，中國失利，翌年兩國締結馬關條約，清廷讓朝鮮，割臺灣，並賠款二萬萬元，喪權辱國，全國沸然。國民對清廷不滿，多有革命之志。各地青年思想。波動益烈。新教育制度亦應運而起，一八九七年：紹興徐樹蘭(仲凡)等捐資創辦紹群中西學堂，以山陰何珙(浪仙)為監董。以唐健伯，壽孝天薛朗仙，馬淵尊，馬水臣等為國學教師，俞伯英為英文教師，許翰伯為法文教師，何豫才杜亞泉為數學教師。優秀士子甚多，先生年十六(一八九九年)雖過母王太夫人之喪，亦入中西學堂肄業，與先生同學者有沈光烈，胡豫，張榮，馬禎光，諸福說，蔣夢麟等。翌年又轉學杭州求是書院，當時吾浙之先進學者固多集是院講學，宋平子即為講師之一，今蘇淵雷著宋平子傳，有先生序，敘述當時情景云：「先師之學，以仁愛為基，以大同為極，少年刻苦讀書，日以心身古今絲 六字自課，「本末兼到，內外夾持」一生功力造端於此，民元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夏，掌教求是書院，余幸得親炮，雖為時僅四月，而獲益之大，受知之深，學生不能忘也」。先生成績特優，考試屢列案首。學生同輩中亦多傑出之士也。

一九〇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年十九，官費派往日本留學，初大弘文書院。時國學大師章炳麟與國父孫文會見，英傑定交，同謀革命，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以勵光復。翌年炳麟為蘇報案在滬入獄。

然革命聲氣大盛，東京方面有革命雜誌「浙江潮」由先生主編，魯迅曾投稿此誌。後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科，雅好外國文，習日英文外兼習俄文，與經亨頤，范均之，葉墨君，錢家治，伍崇文等同窗，皆其密切。同時與魯迅，錢夏(文同)，朱宗萊，朱希祖，周作人，龔未生，錢家治等同受業于炳麟，每星期日上午，席地圍坐聽講，學乃大進，先生並與陳儀陶治公等亦極友善，談道論文外，兼謀革命。往來甚密。約一九〇五年，入同盟會。

一九〇八年春，先生二十五歲，畢業東京高師，準備留學歐洲，仍住東京習德文，是年先生自小石川區移住本鄉區西片町，租一華美住宅，與魯迅，周作人，錢家治，朱謀宣同住。並署其廬曰「伍舍」。後以費用無着，未果留德，先生常以此為憾也。以上實為先生留學問道之時期。

一九〇九年(清宣統二年)，四月自日本返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當時學堂新任監督為沈鈞儒。魯迅亦於六月歸國任教。同年冬沈鈞儒辭監督，繼任者為夏震武。學制初改，堂中尚多科舉時代陋習，先生力革之，風氣為之一新，當時同事者除魯迅外，有朱希祖，夏均尊，章嶽，張宗祥，錢家治，張邦華，馮祖荀，胡適，楊乃康，沈則康等固皆少年英俊也。此為先生服務教育界之始。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黎元洪等起義武昌，各省先後響應獨立，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以孫文為臨時大總統，蔡元培為教育總長，力倡自由民主學說，全國人民思想為之一變，下令改用陽曆，以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為中

華民國元年元月。不久，南北議和，孫先生辭總統職，革命黨爲求和平計，遷就推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旋又同意仍定都於北京。先生應元培召，供職教育部，旋升參事，並兼任譯學館教授，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後，又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在高師且一度兼任史地系主任。極受學生愛戴。今中央政治大學黃建中教授西北大學黃文弼教授，當時皆在北大受業，上海賢大曹鴻文教授，臺灣師範學院，章微穎教授當時在北京高師受業，均親聆講訓者也。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先生三十五歲，出任江西教育廳長，時應制初創，先生集中各方人材，力開風氣，學校教育外，並注意社會教育，設立博物館，通俗圖書館。馬禎光，程時輝，賀全麟，盛懷谷等皆爲當時應中協助工作之主要人物，和衷共濟，成績斐然，江西人士，有口皆碑。江西教育之基礎實奠於此。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春，離贛返京，重入教部任編審，職務較閒，讀書益勤。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出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聘第一流學者任教，魯迅亦抽忙任中國小說史，人才輩出，今婦女界之領袖人物，殆多出先生門，中國之女子高等教育實自此發軔。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辭女高師校長職，又入教部任編審，翌年北京女師大，被北洋政府非法解散，京中學者多不平，先生與馬裕藻魯迅鄭君徐祖正等發動護校，另覓京中宗帽胡同校址上課，重新開學，全校教師義務上課，實先生領導之。生徒均感激涕下，益奮勉自勵，如是者三月，女師大卒得復校，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廣東革命空氣益濃厚，國民黨成立北伐軍，時魯迅自廈大至廣東，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邀先生任國文系教授。旋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蔡元培仿法國創大學院制，以大學院替代教育部，元培自任院長。元培向主張以美育代德育，故創設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於上海，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於杭州。先生任秘書長多所贊助。大學院試辦年餘，至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大學院制取消，元培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先生亦改任中央研究院幹事。時元培常在上海分院，先生留南京本院，院務甚繁，遠則函商元培，近則面商總幹事楊杏佛，日無

暇，如是者五年，一九二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夏應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之聘，赴平任平大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先是院長履易人，院中頗不安定。先生蒞任後，力加整頓，由李季谷，陳思，董人駿分任文史，英文，經濟各系主任。夏元傑任數理系主任，楊仲子任音樂系主任，並聘余坤珊戴君仁林曉謙亞達張佩珊嚴既澄馬師儒董德禛爲教授，陣容大整，圖書儀器亦燦然大備，成績斐然可觀，遐邇共稱道之。

一九三七年（民二十六）夏，抗日軍興，國立北平大學奉令與師大及北洋工學院，西遷長安，成立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漸又改稱爲西北聯合大學，復遷城固。先生改任史學系主任，旋又兼長法南學院，後又專任國文系教授。居城固城內王史巷，同寓有李季谷，謝似顏，林曉，劉北茂，陳之霖，楊若愚，齊植葵，周永禮等同餐，先生宛若家長，飯後茶餘，先生或講掌故，或講小學，或揮筆應各友人所求法書。休沐日亦常與上述諸君作遠足遊，其樂亦融融也。

一九三九年（民二十八）夏，西北聯大改組，初秋，先生遂與徐誦明，李季谷，胡元義，寸樹聲，吳英荃等十餘人離陝入川，道經甯羌，劍閣，縣陽等地，一路賦詩爲記，怡如也。暢遊成都以後，舍車買舟，經眉州訪三蘇古跡，至樂山，訪馬浮先生，復順流至重慶。初冬拜演，至激江，重就中山大學之聘，與林曉章微羅漢諸教授同寓于激江西門外，日與吳宗慈范珍鄰謙林本李季谷等論又賦詩，頗以爲樂。居半載一九三〇年（民國二十九年）春，應成都私立華西大學之聘，任英庚款國學講座。是時，齊魯金陵各大學多避日寇假華西大學校址上課，成都華西壩，已成爲特別文化區，青年學生聞先生至，無論校內外，均嗚嗚嚶嚶，時請先生作特別講演。至一九四二年（民三十一）夏，至重慶，改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公事外，從事著作不息，幾不知老之將至。所著亡友魯迅印象記，章炳麟傳，三民主義述要，周官研究傳記研究，俞樾傳，越縵堂日記選注釋，中國文字學等，皆成於此時。並均已成書印行。時考試院在歌樂山，陳大齊，沈士遠分任考選委員會正副委員長，朱希祖任委員，謀亞達亦任是會專門委員，舊識甚多，雖居鄉僻，亦不感寂寞。至三十二年秋，二

女世環復自滬來奉侍，初入復旦大學，畢業後，又在歌樂山衛生實驗院，得暇即前去定省，亦樂事也。一九四五年（民三十四）八月，日寇降服，翌年（一九四六）春，隨考試院復員南京，旋到滬，晤夫人陶伯勤女士及三女世瑒四女世璋，蓋分別已八閱年矣。骨肉重圓，樂不可支。是年夏應臺灣省陳行政長官儀之邀，赴臺任省編譯館館長，館事初創，擘劃周詳。分爲四組，凡學校教本，社會讀物，海外名著譯述，臺灣文化研究。均聘專才擔任，以程璟都李雲野楊雲芬分任纂輯，頗著成績。當時長子世瑛自北平南來，在臺灣師範學院任副教授，世瑒入臺灣大學農學院肄業，隨侍在旁，亦極愉快。逾年夏，編譯館改組，國立臺灣大學陸志鴻校長敦聘爲國文系主任，與同系教授喬大壯，魏建功，臺靜農，李竹年諸先生均相處甚得。每日赴校，時與馬廷英，沈瑋，陳兼善，戴運軌，魏嗣壽，于景讓同車往來，精神矍鑠，俱以爲先生必能享耆耄之年。不料甫半載，三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突在臺北市青田街六號寓寢爲盜殺害：享年六十六歲，一代宗師，慘遭飛禍，全國爲震動悼痛不已。

先生謙沖慈祥，臨事不苟，自律甚嚴，待人甚恕，而規過勸善，直盡無隱。行爲悉遵禮法，思想適合現代。軍然諾，負責任，守時刻，尊人權，深惡舊社會之一切惡習，尤愛青年：每談及目睹三二八慘案，學生被殺情形，輒切齒不已。篤於師友風義：當章炳麟大師被幽北平，先生力爲營救，彭允彝長教部，擠蔡先生出國，先生方爲女高師校長，率國立八校以與之抗。教育部當事者非法免魯迅職，先生與齊壽山作宣言痛斥之，亦被免職。畢生好學，至老不倦。重鄉賢李慈銘之文章，致力於越縵堂日記甚深，百忙之中不廢撰述。先生平日生活，極有規律，晚九時必睡，晨三四時即起，淨几小視，一燈熒然。入聲甫動，先生已寫稿易葉矣，此外印成者有怎樣學習國語與國文。其零篇短文已發表者：有魯迅的德行，魯迅的人格和思想，魯迅的精神，魯迅的遊戲文章，國父中山先生與章太炎先生，俞曲園先生的思想，摹擬與創作，王通與韓愈，教授國文應注意的幾件事，敦煌秘籍留眞新編序，讀了敦煌秘籍留眞新編之後，讀敦煌秘籍留眞尚書盤庚微子兩篇，王治秋著民元前的魯迅先生序，臺灣省編譯館之設立，孔子的生平事略及其學說，新臺灣與三民主義之教育，第

二誕定期與第三誕定期，光復文庫發刊旨趣，俞曲園的教育思想，宋平子傳序（蘇淵雷著）凡二十一種。未發表者有修正本秋夢本事考，則先生遇害前數日脫稿者也，嘗欲爲蔡元培先生作傳，已蒐集材料，未及下筆，而先生已成古人矣。先生初娶沈夫人，不久逝世。繼娶沈夫人慈暉，生子世瑛，世瑒，女世璋，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病歿江西。又娶陶夫人伯勤，生女世瑛，世瑒，世璋。

（續第二九頁）

長衫，禮帽，合紳士式實踐平民生活了。

許先生性情雖然和易，但是非善惡之分，有不能望望然去之的時候，也許難免以直報怨。或者忠厚待人，而遭到以怨報德，那癡癡的還是許先生了。但在我看來，以爲許先生畢生有公憤而沒有私仇。

去年臺灣事變，從許先生信裏說及臺人曾經到過編譯館幾次，幸而無恙，那時我祇不過替許先生放心，並不覺得怎的。後來聽說臺人到館，曾經問過館裏的臺胞，有沒有受壓迫，他們都說相待甚好，因此沒有遇到危險。最近更有人從臺灣來，說當緊急時，許先生站在大門口，阻擋來人，說是如果不滿意，殺我好了，千萬不要到裏面擾亂。這種犧牲小我來保存整個艱難締造起來的文化事業，看事業重於生命的精神，即是失却理性控制的時候的人，也爲之感動退去，豈不是真個「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嗎？無怪他死之後，整個臺灣爲之轟動，吊喪的人無不落淚，衆口一辭，悲悼痛惜。而獨不能誠格高萬俾，則頗有類於韓愈的誠格鱷魚，而不能回君王的視聽了。然而假若多幾個像許先生在臺辦事的精神，也許不會有臺灣事變之類的事情發生了。

死得越可惜，越能銘刻人們腦際，善良的魂靈，必然長存在善良的軀體中，不但在他自己，也遺流着永遠。安息吧，先生！我們懂得你，遵從你的善心，爲人民服務的。

（由「時與文」第二卷二十一期轉載）

# 追

# 悼

## 白頭猶是一嬰兒

謝似顏

「文采莊嚴古世師。白頭猶是一嬰兒。平生歷盡風波惡。獨抱天真賦媚姿。」

這是我輒許季葦先生的詩四首之一，把第二句作為本文的題目才够表示他老人家整個的人格。嗚呼！像他這樣到老天真的嬰兒，會遭這樣的慘死法，我哭了好幾天，哭得連家裡的人個個也傷心落淚了。他六十六歲的生命，可以說是一部奮鬥史。看最近那樣的鑿鑿精神，至少活到八十歲，似乎不成問題，開始寫幾部不朽的名著，為後生作榜樣；為國家文化發光輝，這是大家都所望着的，萬萬夢想不到文化界的一代大師，斷送在一把柴刀上。凡世間有良心的人，無論識與不識，那一個是不痛惜的，何況有「知遇之感」的我，自然要哭得似癡呆了。

先生長我十二歲，講學籍是我的先輩，論資格是我的老師，不！簡直是太老師，因為我會受業於他的學生。若比起學識文章來，那不知道要太了幾太了。但他從不以老先輩自居，對面叫老謝，如有新朋友或學生在座，就稱先生，信中必寫老哥與學兄，自己則署名稱弟。我曾問過他這樣顛倒稱呼的意義，他說這裡稱呼不在年齡而在學問，凡學問總是進化的，後進必勝於先進，而

且這並非我的創見，我不過承蔡子民先生遺志罷了！

廿四年有人向教育部造我謠言，說我是不學體育的作了體育主任。他在南京聽到了大發脾氣，廿六年北平淪陷又有人造我謠言，說我已作了漢奸，他在西安又聽到了，氣得幾乎鬚鬚顫顫發抖。因為當時日本人不願做教授的文化人走出北平，後來我與王耀東兄喬裝商人逃到天津，乘英輪轉青島直抵西安，與他一見面，歡喜得什麼似的握着我的手說：「我知道你一定出來的，果然！果然！」他前後兩次發怒的事情，並不會對我說過，倒是別個朋友轉告我才知道的，寫到這裡，潸潸的淚要與墨水俱下了！

西安的聯合大學不久遷到城固，我與王耀東帶領了男女大學生徒步走過秦嶺到了漢中，形容很憔悴，與他又見面，也歡喜得什麼似的，豎着拇指對我說：「你太辛苦了，偉大！偉大！」得他這樣的一句褒獎，我頓時覺得人生很有意思，忘掉了一路的疲勞。我牢記得城固王史巷四號集了一個飯團，約定許先生，李季谷，林覺辰，陳之霖，齊植朶，楊若愚，還有其他好幾個朋友，每天一起吃飯，飯後大家都向許先生問文字學，甲

骨文，以及古人做的好詩詞，尤其是陸放翁的詩詞。我以前會諷刺做舊詩詞的朋友，以為是吸鴉片來麻醉自己的，到那時鄉居無聊，書籍又少，一時憤慨無從發洩要刺激自己一下，也吸起鴉片來了，稍久之後想試試看偷偷地寫了「無題」的題目，硬湊了一首七律，羞見人的，內中有「含泥偏苦營巢燕，疊露頻妨出谷鶯」一聯。不知怎的被他發現了，一天對我說：「你那一首『無題』通首還得要商量，營巢燕是記掛尊嫂，出谷鶯是記掛令郎，這兩句很有意思。」有時候他在飯後茶餘把這兩句燃着烟子吟哦，且看着我微笑。

庚兒信到城固，述北平不好的近況，我苦悶了好幾天，他知道了，他每晚九時必睡，早晨三時必起，是三十年來的習慣，這一晚上特別破了例，到十二點鐘，靜悄悄他來我的寢室，坐下，向我笑說：「你的老婆領孩子留在北平，我的老婆也領孩子留在上海，一樣的苦，偏你不能泰然呢？這是沒法子的事，何必煩惱，只好忍耐。」我心裡忽像別了妻子隨了慈父得到安慰一樣，就很高興請他去早睡。

聯合大學突然改組，許多朋友不能聚首一隅，再做快樂夢。有幾位意志不堅定的傢伙竟一怒回到北平，加入偽組織當漢奸去了。一般朋友與先生多飛雲南轉四川，我則始終逗留在陝西河南一帶，真到抗戰勝利為止。在抗戰期間與我通信的朋友，以許先生為最多，信中所談的範圍又很廣泛，如科學，文學，詩詞，傳記，中國小說，魯迅思想，個人修養等等無所不談，單就文章明暢字跡挺秀這二點講，我實在慚愧得很，信中偶爾寫

一句得列門牆為幸的話，回信也翻說愧不敢當。其實我的文字他改正，我的思想他矯正，甚至於日常生活不遵禮法的言笑，他也當面不客氣的指正，天下很少像他這樣愛人以德，誨人不倦的老師，從今而後教我何處追求，我怎能不哭呢？

我認識先生很晚，在民國十六年的杭州，當時匆匆一次同席，握手道姓名而外沒說一句話，他給我第一個印象同一般人一樣，認為是位沖淡溫厚的長者，但相交二十一年之後對他的觀念竟完全不同了。他一身含有慈悲，威嚴，寬恕，深刻，剛毅木訥，聰明正直，種種德性，幾乎把字典上所有相反的好字眼加上，彷彿都可以，我竟說不了許多。為什麼這許多矛盾的德性會包含在他一身的呢？這除非用老子所謂嬰兒的性格來解釋不可了。因為他是個老嬰兒，所以思想總是前進，對無論什麼事物不管大小，總是津津有味，絕不相信世間有做不到的事，也絕不肯用心思要防着別人。正惟其如此，有些人就利用他，欺騙他，甚至於暗算他，發覺以後免不了要大怒的，這在別的深於世故的老頭子，與未老先衰的中頭子以及機詐百出的小頭子，笑迷迷地看作常事，他却憤憤地認為奇事。然而事過境遷以後，他早已不記在心頭了，依然相待如故，淺薄者流竟誤認他是一個老糊塗。那自然的囉！他們怎能瞭解他老人家內心是一片爛漫的天真，只看了他的外表鬚髮幡然，道貌岸然，文章斐然罷了！

記得他任北平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時候，常常看上體育課，一般男女體育教師不高興，好像監督他們似的，我常代為解釋他老先生童心未

去，看運動是一種藝術，很有興趣，決不是監督你們，他們總以為我替他辯護，終于不相信。後來院中發起教職員網球會，院長自己要求做會員，那一般教師自然歡迎囉！輪到他打時，他那里打得着，只是拿着網拍立了半天，有人故意送一個好球給他打，他向空一揮，球與網拍的距離竟有一丈多遠，口裡還說：「可惜！可惜！」大家看他那儼乎其然的樣子，咬着嘴唇發笑，背地裡就稱他為「虛晃一刀」敗下陣去了。

一到冬天，又發起溜冰運動，他也買了一雙冰鞋準備參加，我竭力勸阻，種種解釋，他總含笑不答，於是另發起乒乓球會來滿足他的運動慾，他自然加入也自然打不好，有一回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不要故意讓我儘管拿出本事來打，我是不怕輸的，只保持 Sportsmanship 就是了。」我含笑答應，他與別人打我不知輸贏如何？與我打了一年以上，千百回的乒乓從不會贏我一回，然而他總是打，我從此認識他百折不回的精神了。恰巧不久以後他的女公子世瑛從上海到北平來，我即勸他把冰鞋給世瑛穿，妙在父女足的大小剛剛合適，一有空他總跟着去看世瑛溜冰，一位十六歲女孩的冰鞋尖向東，那一位五十四歲老爹的鬚鬚也跟着向東，向西也向西，目不旁瞬的釘在冰鞋上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上所表現的歡樂，真是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的，我跑去約幾位體育教師來看，他們一見這樣子，急忙掩口跑出冰場外捧着肚子發笑，這才相信我以前所說的話，更是真實的了。

他起初對我的印象很不好，看作一個粗莽的

人，一年以後漸漸知道我教書很有點經驗，但聘我做體育主任還是不放心。等到做了主任又一年以後，學生各方面都有進步把運動會上的大銀盃竟奪了來，他於是一變作風，凡關於體育上的事全不過問，有一天問我第二年體育系應規定那幾種課程，擬聘那幾位教授，一一告訴他，只有兒童學這個課程想不出人教，他滿面含笑地說：「很好，很好，聘不到教授時，我可蘆葦充數否？」我驚喜的說：「那真好極了，記得先生在江西時曾講演過兒童學，那真好極了。」他笑說：「我還得預備才好呢！因為你的事是敷衍不得的呀！」我听了這句出人意表的話覺得滿身痛快，幾乎要下感激之淚了。

從此即使我高談闊論，他決不再認為粗莽的行爲，可是有一次幾乎闖了大禍，與朋友聊天，評論古今人物，不知怎的忽提到太炎先生，說他不該到孫傳芳處去投壺，似乎晚節不大好，忽听得他突發腳步聲，從門外進來，那位朋友很機敏的使眼色，命我從後門逃出，事後第二天我問：「怎樣？」那朋友笑說：「險呀！他老先生所佩服的師友如果有人批評他們，他是要拚命的，尤其是蔡子民，章太炎，宋平子，魯迅四位。」我因此迴避他竟有半月之久，不知那一天，總而言之有一天，有位朋友請他與我及許多朋友吃飯，飯後勸打只有輸贏沒有錢的麻將，他很高興答應了，命我坐在他後面看牌，他打牌也實在打得不好，但他總是聚精會神的打，慢慢地把牌一張一張換着，半日對面打了一張和的牌下來，他還是慢騰騰不翻倒，我急得了不得，叫道：「和了！」

和了！」他瞪着眼怒視我把牌一扔道：「和總是和的，你急什麼？」在場朋友，有的驚奇，有的暗笑，我立刻覺的評論章太炎先生的事，今朝借此發作了，發作了也好，省得迴避他，而且這個急字正是我的病根，他教訓得真好，過了幾天，他很儼然的對我說：「你要取消太太才好呢！」我笑道：「小僧不解先生話哩！」他點頭微笑道：「這句西廂記用得切當，你真聰明……」說到這裡他的聲調特別來得鄭重，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鍊出來的，「可：惜：你：的：心：太：熱：太：急：」說到急字我已歛了笑容，毛骨悚然了。

先生一生的傳記以及學問，道德，一定有人

## 紀念許先生

戴君仁

會有詳細的敘述，我這里不過舉在北平的小故事的一部份，至於在西安，在城固，及到臺灣以後，像這樣的故事還有不少，為篇幅所限，我也說不了那許多。總而言之，先生的思想總是前進的，無論對什麼事物，不管大小，總是津津有味，絕不相信世間有做不到的事，也絕不肯用心思去防着別人，飽經烽火，屢蹈危機，嘗過了少憂患困苦的世味，却依然是一位沒有機心的嬰兒，在這樣的世界偏有這樣的人，我至今為止所碰到的，他可算是第一的了。嗚呼先生！但願把你這一片天真的精神滲透在你生前所最愛護的青年的血肉裏，來挽回這機詐百出滔滔皆是狂潮。

卅七年三月十二日

英文德文也都很好。這更不是專攻國學的老輩先生所能及的。許先生的知識，所以這樣豐富，不是無因的。他一生非常重學問，非常的虛心，知道無論那種學問，都不是孤立而可以和其他學問絕緣的。所以他的研究重心，雖在國學，而對於西洋的文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時時着意，處處留心，故其成就，非常廣博。

許先生過害已是好多次了，我心裏既悲且又憤恨，一直靜不下來。臺灣文化主編人要我寫一篇紀念文字，簡直無從寫起，因為許先生可紀念之處太多了，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但在關係上，不能不寫只好強打精神，寫幾點以塞責。

一，許先生之博學：許先生學問的範圍，是很廣的。他在東京高師，原是學史地的，同時又從章太炎先生研究小學，回國以後四十多年，對於國故學的努力，一直沒有間斷過。所以能成爲文字學的大師。他在北大，曾教過教育學，在平大女院時，想開兒童學，但那年中日戰爭忽起，倉皇西遷，沒有實現。據我所知，他除了數理化之外，各種學問，都有相當根底。記得在女院時

一天下午，他和我及同事徐蘇甘君在一塊談開天。忽然談到曆法，他主張禁止農曆通用國曆的，於是把陽曆的優點，滔滔不絕的講了一兩個鐘頭。可惜我和蘇甘都是門外漢，聽他講一點也不感興趣。女院院址原是舊王府，花木很多。春天時候，下午無事，我們三人常到院內各處看花。許先生每看到一種較稀奇的花木，必定向我們介紹。這是什麼花，什麼樹，學名叫什麼，俗名叫什麼，屬於那一科，單子葉或是雙子葉，顯花或是隱花，如數家珍。所以我敢說，現在國學界老輩人物，國故方面，可以和他比肩的，固不乏其人，而科學上知識之豐富，恐怕誰也不及他。並且他對外國文，也通習好幾種。日文不用說了，

二，許先生之仁俠：許先生的性情，可以說是仁而兼俠。他平常的態度，非常慈祥，對待下屬，非常寬厚，愛學生後進，如同子弟，十足地是個仁人。當在女院時，因為鎮壓罷考風潮，在會議上提議開除一個學生，而這個學生成績相當好。當他提出她的名字時，眼淚直流下來，口中連說：「我實在不願意開除她，可是不能不開除她。」學生們知道了，都大受感動，情願考試，而這個學生也竟未開除，由此可見他的仁慈。可是他嫉惡甚嚴，又同情弱者，所以有些舉動，有些俠氣。他爲了蔡先生，爲了魯迅激烈地反對兩位教育總長，雖然是交情關係，而也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他愛護青年，愛護勞動者，尊重女性，都是同情弱者的表現。當三一八慘案發生時，他正義務的當女師大教務長、女師大學生有兩個當場遇害，六七個受傷。他得知消息，立刻跑到國務院去看，對於死傷者設法救治，不遺餘力。有十幾天，夜不成寐。直到去年，和人談起日擊這慘案情形，還是咬牙切齒，悲憤不已。他和魯迅要好，主要原因，還是性情相同之故。但魯迅是外冷內熱的，許先生却是內外俱熱的。

三，許先生之認真：許先生的責任心很重，

所以做事非常認真，事無鉅細，靡不躬親。在女院時，每學期照例有一個演說比賽會，會後對優勝者照例給一點獎品，而獎品分配，也照例由他計劃好，由我分別包好。有一次我已照單包好了，他走進辦公室，要打開看看，我心裏想，這決不會弄錯的，何必多費事。但打開之後，居然發現了一點小錯誤，由此可見他的仔細認真了。因為他認真，所以極守時刻，院內一切會議，必定要大家準時出席。教員上課，稍為遲到幾分鐘，他就老實不客氣，當面警告。不但公事如此，即尋常應酬，亦準時赴約。有一次，中山公園宴會，他遲到了幾分鐘，一進來，就掏出錶來一看，皺着眉頭說：「我在路上碰見一個朋友，談了一會，

## 許季芾先生紀念

李 霽 野

因此遲到了十分鐘。」對大家說了一遍，又是一遍，臉上充滿着自責的表情。像他這樣守時刻的人我生平未遇見第二個。

總之，許先生的治學做人辦事，可效法之處太多了，一時說不盡。我在悲感之餘，心裏太亂，一時也想不到。現在只舉了寥寥三點，真是管窺蠡測。許先生一生愛青年，思想永遠是前進的。在他遇害的前幾天，有位朋友稱讚他有青年氣，他誠惶誠恐地連說：「我求為青年而不可得。」現在許先生已經死了，青年們若能遵着許先生遺留下典型的軌道，向前邁進，那麼，許先生的精神，就注射在他們的身上，許先生的生命，就復活在他們的心裏，許先生死猶不死！

二月十九日的清早，我聽到季芾先生去世的噩耗，「人生如朝露」的感覺很深的刺進我的心。我前一天的上午雖然沒有見面，還聽到他談話的聲音，所以我驚奇病何以來得這樣突然。我連忙到他的寓所去，在門前才知道是遭了殺害。我真疑心是自己作了一場惡夢！殺害！……

在二十多年前，大概是一九二四年的冬天，經魯迅先生的紹介，我得認識季芾先生。那時候先生的頭髮已經斑白了，一見就覺得是一個可敬可愛的慈藹的長者。

一九二五年夏天，我想將所譯的上古的人（Henry van Loon: Ancient Man）賣給上海一家書店出版，我恐怕有幾處誤解了原文的意義

，想請人指教，將我的譯文校改校改，魯迅先生便說：「我去弄季芾的票！」因為那時正是炎夏，校稿確是一件苦差事。我就這樣不規矩的拜了師，得到先生的教益。這部書早已絕版，我記得在北平存有一冊，我的弟弟找出寄來不多日，先生便逝世了，所以未能談起舊事博得一笑，只好在這裡表示我的感謝了。

我在天津作事的年數多，所以少有親聆教誨的機會。不過他的謙和真摯的態度，給我很好很深的印象，一見就很難忘記，倒是魯迅先生的談話，使我對季芾先生增加不少側面的認識。魯迅先生多次說過：「季芾是好人，不過容易欺別人的虧。」我當初很驚異，以後我知道這觀察是很

正確的。他的心裡沒有什麼邪惡的念頭，所以他就想不到人間有什麼邪惡，喫虧是當然。難得的是他的赤子之心一點不因此喪失。難得的是他因此減少對人的熱誠。

季芾先生和魯迅先生的友誼，已經成為士林的話，用不着在這裡多說。一九三〇年前後是不甚吉利的年頭，好些人都不敢提起魯迅先生的名字。一九三一年一月，各處盛傳魯迅先生被捕被害的消息，很難得到確訊，所以我便寫信向季芾先生打聽究竟。當時對於這類事件大家都保持死樣的沈默，因為稍一不慎，就會天外禍飛來的。可是季芾先生很快的，就給我寫來回信，說是魯迅先生已經「轉地療養」，並且有信給他了。這當然就是亡友魯迅印象記中所刊署名令斐的短簡了。這部書證明季芾先生在友誼方面是忠實勇敢的。

這幾年中國因嫌被捕的人頗多，一九三二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牽連了。大家都是談虎色變，季芾先生却是熱心幫忙的。他提到蔡子民先生，說他雖然常受警告和威嚇，却依然肯說話，于是便寫了紹介信，交給我去找蔡先生。我見到蔡子民先生只有這一次，覺得他是可敬又可親的。（季芾先生的態度很有和蔡先生相像的地方，到臺灣後有人說起這相似，我很有同感。）蔡先生立刻就寫信紹介我去找可以為力的人，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對於兩位先生在險惡的環境中勇於救人的義氣，我心裡永遠欽佩感謝。一九二九年我譯了被侮辱與損害的，沒有地方出版，也經季芾先生轉託蔡先生賣給商務印書館，解決了我一



個很大的困難。

前年秋天，因為先生的邀約，我到臺灣的編譯館作事，接近先生的機會比較多。他處處使人感到親切。他自己作事一絲不苟的精神，我在這里才稍稍認識。他的待人接物的態度，確實可以作許許多多人的師表。他是一個篤厚的君子。他常常以唐人譯經的精神勸勉我們，很想有些個埋頭苦幹的人在文化方面有點貢獻和感樹。可惜苦行僧不如他所期望的多，編譯館未滿一年也就結束了。

編譯館結束後，季芾先生便很關切我的工作，介紹我到臺灣大學去教書。我一向沒有好好研究過什麼，却歡喜胡亂看點書，臺大的藏書還算豐富，能有機會教書去倒也很好。接洽的第二天，季芾先生便告訴我說算是口頭約定了。以後却花樣百出，我因為中間人的關係一再容忍。最後實在忍無可忍，我纔告訴季芾先生說，我回來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就個人的尊嚴和公衆教育的立場說，我不能再沈默。我也說，我不再是為謀工作而去教書，我却要看個究竟。我也說，容忍就是縱惡。我知道我使季芾先生爲了難，覺得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不過他是很大量的，並沒有責備我，也不避免困難，更增加我的慚愧。爲了人而抹煞自己是崇高的，我自愧作不到；但是我希望我也不會爲了自己抹煞過別人。

以上不過就季芾先生對人的熱誠方面列舉二三我所記得的小事，不足窺先生品性的全貌；這要有待和先生相處更久的朋友來詳細記述。季芾先生確實代表中國善良的傳統，最好的紀念我以

爲是學習他，這樣才可以使死者在生者的記憶中活下去。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臺北

## 悼許季芾先生

洪 標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患」，處在這牛頭馬臉，修羅夜叉佈滿國中的時代，一個人莫名其妙地或遭明殺，或被暗算，原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一回事；然而溫良恭儉讓的長者如季芾先生其人，竟也免不了遭此劫數，實在出乎意外；況且季芾先生不死於政爭，不死於黨戰，而乃死於這樣一個甚麼鼠竊的手下，更是「出乎意外之外」。上海大公報的臺北通信有幾句話說：

「這種悲劇性的案件，應該是如判決書中所說的，它是「反映了社會動盪，呈露極度机阻不安之形態。」如果這是個有秩序的人性的社會，許壽裳教授是不會被斫五刀而死的。」大公報通信記者的這一段話，我完全表示同感。因爲凡是認識季芾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處事接物，實在是圓滿具足，堪稱「今之古人」。絕沒有死於非命的道理；然而竟有此萬想不到的慘劇發生，可見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是個沒有理智的社會，是個沒有秩序的非人性的社會了。

我認識季芾先生，遠在十五年前。那時候他在北平大學的女子文理學院當院長，而我則在附屬高中服務；因爲地位懸殊，年齡迥異的關係，認識雖然認識，但是除起偶爾有點公務上的交代以外，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私人的來往，不過他的爲人我却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辦理女子文理學院

，正和法學院長白經天先生的做派，成一對雌，各有特色，非庸庸碌碌者可比。白先生是大刀闊斧，暢所欲言；而許先生則是規行矩步，小心翼翼的。他事必躬親，毫不含糊，連每天學生的出席，職員的上下班，都要仔細考察。他公私分明，絕不苟且，連郵票信封，都要具備兩種，公用公用物，私事則必用自己掏腰包所買來的。他的這種作風，當時頗受譏諷，被目爲矯枉過正，而我個人也是不以之爲然的一個；現在飽經世故，看過了許多烏烟瘴氣的怪現象，纔覺得這是難能可貴的行爲。戰事發生後，天各一方，我有八年多沒有和他見面了，前年回臺時，無意中在教育處所主辦的座談會上碰見了他，纔知道他是受了陳長官的聘請，特來臺灣協辦文化工作；這個消息，令我非常喜歡，因爲他的人格，他的學識，都是我們臺灣所最需求的。許先生見了我後，關心異常，即和季季谷先生兩人，爲我安排工作，先安插於師範學院，後又薦往接辦臺中師範學校。去年事變，我被誣陷撤職，幾受緝辦，亦蒙許先生替我洗刷，事得大白，免受打擊，所以許先生這次不幸的遭遇，不但是我國家我臺灣的損失，也是我個人的重大損失。

季芾先生這次的慘禍，一面令我悲傷，一面又令我對於現代的道德，根本發生懷疑。凶手的

手段毒辣，行動殘酷，固然是慘絕人寰，死有餘辜；然猶有可憐的，因為他乃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失業工役，又誤認李先生的手電筒作手槍，故爾頓生殺機，欲以自保，如此兇狠，尚在情理之中；不意同時乃有自居社會木鐸，要來領導我們臺灣民衆的一二新聞雜誌，對此人格高潔，舉世崇敬的有著儒的慘死，不但未表哀悼，反而假公濟私，無中生有，以闢闢曖昧的私事作材料，用污穢下流的口吻，來加以誹謗中傷，實在令人疾首痛心。兩千年前我們的老祖宗，還懂得「鄰有喪，舂不相」這一點對死者的禮貌，而今這些不

肖不肖，乃竟荒謬至此，幾不懂得人禽之分別何在，莫怪我佛釋迦，深嘆「衆生易度人難度」也！記得漢士最早的譯經「佛說四十二章經」裏面有這樣的一章：「佛言：惡人毀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墜；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至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我沒有魯迅先生那樣的本領，能够借筆端去唾他們一下臉，也沒有李奔野先生那樣的勇氣，敢於「在紙上打他們一個耳光」；只好隨便抄出幾句陳言，聊以供其反省，雖然效果如何，深堪疑問，則亦不過骨鯁在喉，一吐爲快耳。（三十七年三月）

## 追念許季弗先生

楊乃藩

自從季弗先生過世以後，早想寫一點悼念的文字。可是一來因爲先生給我的印象太深，反有無從下筆之感。二來因爲先生的死實在太突然了，笑容宛然在目，我又何忍下筆寫悼念的文字？

今天從先生的追悼會回來，擦着未乾的眼淚，重溫了李季谷先生撰的先生行述。其中有一段話，述及先生的行誼，異常深刻而切當，沒有一點溢美的地方。現在就我所知，把這些項目，各舉一兩個例子，以爲李先生文字的註脚，並以想見先生的高風。

謙冲慈祥 先生年近古稀，鬚髮斑白，而待人和藹，謙光下挹。他桃李滿天下，門生故舊，寫信來道候的，先生總是不憚煩的回覆。對於學生，他總是稱兄，見面時，即使是最低級的僚屬，也以先生相稱，從不直呼其名。交談的時候，總

是娓娓不倦，令人如坐春風。辦公室內，先生有什麼事要垂詢同仁，總是親自走到同仁的桌旁，很少叫同仁來的。

臨事不苟 先生對任何事情，都切切實實，決不苟且。他編的「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印刷的時候，從初校到二校，三校，都是自己細心校閱。不許有一個錯字，連標點也不能錯。他寫稿有兩個習慣，第一，題目的前後必須各定一行，第二，標點符號不可置於每行的起首，這兩件雖是小事，而先生不但自己信守不渝，還常勸人一致實行，其做事的不苟且，可以概見。

自律甚嚴 先生的生活，清廉刻苦，謹嚴異常。而公私尤爲分明，他即使寫一封信，如果是私事，必自己出錢貼郵票，決不花公家的錢。他偶然也吃一二枝香烟。香烟的牌子，原是隨便的，

有一回陳長官對他說，桂永清將軍來臺的時候，曾向陳長官表示，你們臺灣一方面叫專賣局製造香烟。實行專賣，一方面官員們請客，却都是用的外來香烟。深爲致慨，先生聽了這幾句話，以後就老是買本省出品的香烟了。去年三月間，米價狂漲，先生以番薯代餐，先後有一旬之久。

待人甚恕 先生時常對我們說，叫人家做事，不能只以自己爲標準，而要爲對方着想，譬如叫書記抄稿子，原稿一定要非常清楚，如果不清楚。應該再謄一次，不然對方抄錯了，去責備他，是不應該的。時間方面，也要有餘裕，自己二天可以做好的，叫人做應該放寬爲三天，因爲別人不一定像你那樣聰明。

行爲悉遵禮法 先生最崇法治，恪遵紀律，雖小節也不疏忽。先生居常喜穿長袍，某次陳長官會談起，公共集會的場所，希望大家穿短裝，此後任何集會，先生總是穿西服或中山服。編譯館定星期一舉行紀念週，先生總是親自主持，講演的時候，提到國父和蔣主席，必肅然立正。

思想適合現代 先生雖年近古稀，而思想前進，尤勝於青年人，不迷信，不喜中醫，不過陰曆年。對於國際情勢，國內大局，以及學術方面的知識，先生總是以清新的頭腦，作精密的判斷。

重然諾 先生對於別人的請求。事無巨細，總是答應的多。刊物上請他寫稿的，著作的封面請他題簽的，求學費的，請演講的，請推轂的……先生總是一一應付。第二天懇求先生的事，第二天早上，先生必定已經辦好，有一回有一位同事

的夫人患氣喘病，先生親自坐車去邀陳禮節先生診治，又有一回兩位同事涉嫌為警備部傳詢，先生親自去看陳長官，看柯參謀長，至再至三，終於破例保釋。某次省訓練團請先生講演，先生本來有些感冒，但仍力疾而往，演講中間，忽然嘔吐，先生仍勉力講完，而後返寓休息。

負責任 二二八事變那天，先生在中途聞訊，本可折回寓所，但先生仍堅持到館，與全體員工共患難。編譯館在四面楚歌聲中，（旁邊的永安堂和中和公司俱被毀），卒賴先生的精誠感召得以保全。那天晚上，和衣睡在館中。一天早晨才和同事搭交通車返寓。三月四號那天，先生又親自冒險去看陳長官，探聽消息，轉告給館中同仁。

守時刻 先生無論辦公，出席會議，參加宴會，或是其他的約會，總是恪守時刻，在約定時間的前一二分鐘，必然到達。因此出席宴會時，常常主人還沒有到，而先生已先到，但先生不因此而改變他守時刻的習慣。

每人權 先生絕無階級觀念，任何人都一視同仁。深惡一般人稱女傭為「下女」，幾次在人家提到「下女」時，總是嚴正的叫他改稱「女工」。他對於工人，非常愛惜。便是那殺人的兇犯高萬俾——志息負義的野獸，先生每次叫他在寓所種花的時候，總是賞他一二百元臺幣，因為這是職務以外的工作。

愛青年 先生對於青年人，愛護備至。無論誰有作品送給先生，先生必細心的閱讀一遍，再就其中的優點，誇獎一番。使受之者都覺得感奮

而努力。所以先生主持編譯館的一年中，雖然先生不曾有一次的督促，而人人自效，竟有意外的成績！程仰秋汪培元兩先生於事變中受傷，先生親臨撫視，慰勉備至。

以上數端，普通的人，有一於此，已經非常不易，而先生則不特齊備，而且行之若素，習焉

## 我所知道的許季荋先生

雨 佳

我在三十五年秋季來臺灣以前，雖已讀了許先生的一些文章，並已久仰許先生的為人，但與許先生並不相識，即通信亦未曾有。故我所知道的許先生只限于一年多以來在臺灣的接觸和從許先生著作中得來的認識。

許先生在編譯館時代，每天除「因公外出」外，在規定的辦公時間內，總可以看見他坐在辦公室里，蒼然白髮，伏案工作；或批辦公事，或校閱稿件，或讀書寫文；按時進退，毫不懈怠。但對部分編譯人員則允其在家寫作，不必來館簽到辦公，云「家中環境較靜，宜于寫作」。先生律已嚴，而責人輕；體諒他人，厚待他人，處處如此，時時亦無不如此；當「二二八」事變期間，同仁不敢外出，有缺錢無米者，先生請本省籍員工與同仁送錢米；在先生被害之次日，有同仁在先生靈前向談及此事，不禁感泣！

遇有工作與同仁商洽時，先生多半親自到各同仁室內談商，很少着工友請同仁到他的室內。同仁如有事往見先生，先生立即站起來迎接，說「請坐，請坐」，然後坐下談商，決沒有他坐在

不察，然則先生的猝遭橫禍，又怎不使千百人推心痛哭呢。謹以我晚先生的一聯，附錄於此，以爲本文的結束：

「長者之喪已旬日矣，寤寐之間，難忘賸賸心口。世道之衰竟若此乎，梟獍之輩，忍傷好好先生」。

那里，你站在那裏說過話，像有些機關的主管人對屬下那樣。有一次，大約因為有一位同仁對低級同仁有不客氣的事情發生了吧。先生在紀念週上說「編譯館是一個文化機關，同仁所任工作雖有不同，但地位並無高低，是一律平等的，大家應該以平等客氣相待！」官僚作風蓋為先生所深惡！而凡與先生接觸過相處過的人，無不覺得先生和藹可親，謙恭寬厚，待人以誠，以仁。先生幫助他人亦復盡力以心，不問親疏；我在未到臺灣以前，由于一位同仁轉託先生，先生已把內人介紹于臺北一女中胡校長聘為教員了。而我們和先生在當時都並不相識。編譯館裁撤後，凡有同仁請託先生紹介工作者，先生無不竭誠盡力介紹，期抵於成。

編譯館計分教材編輯，社會讀物。名著編譯與臺灣研究四組，其最緊急的工作，則在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授參考書，備光復後的臺灣師生應用，因為國內已出版的教科書都不能適合於這臺灣的新環境，或新的教學對象。先生計劃這一套書要在三十六年七八月間完成。他在三十六

年春天一次紀念週上說：「我們的編譯研究工作，要適合時代潮流，要有進化的觀念，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不能落後，倒退，甚至違反人民的利益。我們不要忘記人民！」（大意）在這以後不久，上海大公報的社論地位發表了一篇批評國定本教科書的文章，（已忘作者姓名）嚴厲的指責了國定本教科書的開倒車和違反民主精神的處所，先生聞後大約有同感吧，就送交教材編輯組同仁傳觀，說「以供參考」。不幸編譯館于三十六年五月奉令裁撤，在先生領導下的這一套教科書弄得中途而廢，其他三組工作亦得同樣結果。

先生在編譯館宣休裁撤後的數日之內，就被臺灣大學約聘為中國文學系的主任，在臺大期間除授文字學外，先生每日按時坐在辦公室里，因系務不多，不是寫作，就是讀書，家居時間亦復如此：「學生好學，至老不倦，百忙之中，不廢撰述。居常未明而起，一燈熒然，人聲甫動，先生已寫稿易葉矣。」（先生事略）先生在臺灣一年多，寫作甚勤，收獲甚豐：計有「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內一部分，「亡友魯迅印象記」的過半字數，「怎樣學習國語與國文」全書，以及在「臺灣文化」「臺灣大學校刊」，臺灣各日報各雜誌發表的約二十篇的文章，而大半為在編譯館時代所寫作，先生主持館務，每日因公外出，開會，會客，批辦公事：等等，費時甚多，而猶得有如此寫作成績，雖在中年壯年人士亦所罕見。此蓋由于先生生活樸素簡單，得集中時間精力於研讀寫作，企在文化學術上對人羣有所貢獻。在

一次閒談中，先生說：「魯迅先生在逝世前不久，曾說他要『趕快做』，人老了，不趕快做，實在做不出什麼成績來。」我們中年人壯年人是否也「趕快做」了呢？必 有献身於人羣的精神，才能工作緊張起來，才能趕快做！我們要向先生學習！

先生雖年近古稀，其思想與治學方法，猶在時求進步。一次向我說：「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分不開，要想中國文學史寫得好，必須先有一本好的中國通史。聽說范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一書出版了，是用新觀點新方法編寫的，想必很好，很想買來看看」以後不久先生就買來了。看見平心先生作的「人民文豪魯迅」和聽說王士奇先生的「魯迅傳」出版了，先生也都很快的弄了來看。先生對於魯迅先生，不但作為一位老友在回憶，也作為一種學術在研究。先生一面在向別人學習，一面也想想看別人有沒有說錯魯迅先生的地方，研究魯迅先生，同時保衛魯迅先生。「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內容，有些地方表現了作者取材的無畏精神，表現了作者對於亡友的崇高偉大的正義感！「印象記」也就是「保衛戰」！許先生是應該與魯迅先生葬在一起的！

在先生被害前約一星期，閒談時，先生說：「前年秋天，我在臺灣文化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此地就有人化名作文章在一個雜誌上罵我，說我不該因為和魯迅有私人感情，就亂捧一陣，其實魯迅是一個反復無常，無一定主張的人物，至多不過是會罵人或作小說而已，有什麼了不起云云，以後聽說還有這種罵我的文

章，我都置之不理。理他們反而抬高了他們的價值，我學的是魯迅先生的戰法！」先生的戰法是自那一篇文章以後，又在「臺灣文化」上發表了二三篇「捧」魯迅的文章，並加緊寫完了「印象記」的後半部，而且把全書在上海出版了，又在臺灣印出了「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先生繼續說：「那些人最近更卑鄙了，聽說在一個刊物上造我兒女的謠言，說些下流無根的話，想用這種方法來損害我，我更置之不理，連看也不看！」一位和藹慈祥的老人，說這話時也有點氣怒了。

許廣平先生在「亡友魯迅印象記」的「讀後記」里說：

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葦他們（齊壽山邱銘之）對於我的行動，儘管未必一起去，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是對的。」

這話說的一點都不錯，至少在許先生是如此；魯迅先生逝世後，許先生發表的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就都是證據。許先生雖然因為這些文章惹起了別人的不快，因而弄來了對於自己的若干阻礙和不利，但許先生也因為這些文章，更為萬千的識者所欽仰，為無數的人民所愛戴了！他將和魯迅先生一同，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里，永遠為人民所記憶！

但許先生所欽敬的師友，並且要為他們作傳的，不只是魯迅先生一人，章太炎先生傳（名「章炳麟」，上海勝利出版公司出版）約八九萬字已于三十五年三月出版了，蔡元培先生傳，許先生業已早在搜集資料，即較詳細的魯迅年譜或魯

迅傳，先生也打算重寫一部。誠然，這三位先生  
在近四五十年中的中國學術思想界都是影響最大，  
貢獻最多的人物，而恰恰又都是許先生極為接近  
的師友。秦周二先生與許先生朝夕相處且均在二  
十年以上，相交最深，知之最切。以許先生為「亡  
友魯迅印象記」的清醒生動的文章，進步正確的  
觀點，如能再給我們寫出秦周二先生的傳記，那  
不僅是秦周二先生的幸運，也是中國新文學的極  
難得的收穫！不幸，我們現在失掉了這二部書的  
最適當的寫作者了！這實在是無法填補的損失！  
先生終年早起早睡，生活有序，飲食有節，

## 悼念許季蕪先生

謝 康

民三十五夏我在南昌，打算暑假後往廣州去  
。程柏廬先生說許季蕪先生在臺灣主持編譯館，  
找人。臺灣新收復，可以去看看。季老更是值得  
認識認識的。過後報上登着編譯館計畫，說是要  
以普通人的詳細精神，編譯種種讀物。我說，問  
題在於法顯玄奘怕不怕颶風地震。不料許先生回  
信托旅費也匯了來。

真的，許先生是值得認識的。算來還不到兩  
年，印象之深刻，却好似經了歷一二十年一樣。  
他老人家那麼慈祥那麼誠懇，縱使初會面，也一  
見如故，沒有一點陌生或不安之感。慚愧倒是渡  
海而來的不是真正法顯玄奘，只是托鉢乞食帶便  
看看風景的遊僧。

說的話，對，不對，他總傾心的聽。寫的文  
章，通，不通，他總仔細的看。不必要時，他不

不飲酒，少吸煙，注意衛生，極少疾病，（一年  
多以來未聞先生病過。）故雖滿六十六歲高齡，  
而身體健康，精神矍鑠，面現紅潤，真是所謂「  
鶴髮童顏」，故先生工作能力甚強，連魯迅先生  
也在「兩地書」里說「季蕪的辦事能力比我高得  
多」，倘此次不為暴徒所害，即使再繼續工作十  
年，先生也必可勝任；則對於中國文化教育和文  
學園地里的貢獻，將是豐美怎樣的來實呵！我為  
先生的被害哭！為中國文化教育和文學的損失痛  
哭！  
三月十五日夜。

表示什麼。他老人家對人生一切，總是高高興興  
的，善心的，感人趣味的，與其 *egoistic* 寧願  
*egoistic*

他老人家一生忠厚，故舊交遊又都是些好學  
問好道德有地位的人，所以差不多不相信世上還  
有壞人。壞人，除漢奸外，在他看來，多少是可  
以被原諒。你說，一位白髮蕭蕭的忠厚長者會倒  
臥血泊中，被人用柴刀砍死，那簡直難於想像，  
除非世界當真反了。他是不信的。不幸，他老  
人家竟遭遇如此。

人生原不是一天造成的，他老人家之十多年  
，不倦不厭。又不知天南地北，經歷多少憂患磨  
折，好容易才成爲現在這座「百尺崇樓」，大家  
景慕，愛護珍惜之惟恐不周，不料竟被一個什麼  
小盜「毀之於一旦」。一般也許以爲不過是件

尋常謀殺案。在我們却好比精神上敬愛的 *egoistic*  
*egoistic* 先生的被剝奪了去，眼前一片空虛，人  
間何世。  
三月十七日

（續第二十三頁）

在一個週末的下午，他曾經約我們二個到他  
的家裡去，很客氣的招待我們，並且一再地問我們  
對於本系各教師的印象，他要我們老實不客氣地  
說，好的是好的，壞的是壞的。然後，他告訴我們  
們對於改進中國文學系的計劃，並且要我們儘量  
提意見。最後談到我們學習的志願，他問我們  
準備專門研究文學的那一部門，並且詳細地述說  
關於我們所擬研究的各該部門的基本智識和主要  
著作。由此可見他老人家是何等地關心他的學生  
的學業和前途。寫至此，我們真禁不住要流淚。

一學期很快地過去，接着暑假也完了。二月  
十八日的上午，我們懷着久別重逢的心情來到校  
中，進了文學院，再上樓一看，許先生的辦公室  
已移到右樓第一間，第二第三：以至於最後一間  
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分別以「總集」、「專集」  
「近代」：等命名着，而以前在那裡的外文  
哲學等系的辦公室研究室等全已移到左樓去了。  
這樣使我們看了精神爲之一振，覺得我們的中文  
系是很快地在進步，改善。在許先生的主持下進  
步，改善。當我們欣然走入了許先生的辦公室，  
又看到他老人家的慈祥的微笑，聽着他老人家的  
懇摯的言語，我們的心頭是感到：何等溫暖何等  
等地興奮！那曉得那已是最後一次的見面，最後  
一次的聆教了。  
這種種情形，回想起來，宛然還在眼前，可  
是回憶是沈痛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許先生，他  
老人家的慈祥微笑的臉容和懇摯平和的言語永遠  
遺留在我們的心深處，教誨我們，慰勉我們，  
好好地學習，好好地做人。  
三七三、二七

## 追 思

臺 靜 農

我之認識許季先生是二十年前在北京的時候，好像一天下午去西三條看魯迅先生，適先生先已在座，主人介紹後，我心裏想，原來這位長厚的中年人，就是魯迅先生好友上遂先生。那時常在刊物上讀到用筆名「上遂」發表的文章，又從魯迅先生口中知道是其老友，而於先生的名字，還不甚清楚，故只知爲上遂先生。這以後，偶然的遇見，也不止一次，可是從未去先生家訪問過。雖然從此讀到先生的文章的時候，立刻會想出一位藹然長者的風貌。

民國二十三年先生由南京北來任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先生一到北平我就去珠市口北辰公寓訪問，這次給我的印象，精神雖然不見衰老，可是鬚眉都白了。原想等先生院務布置後，可多多與先生接近，但不久我又因爲意外的一樁事而南下了。彷彿二十四五年間，我路過上海看魯迅先生，先生在魯迅處剛走，又交臂失之。於戰中，我在四川白沙國立編譯館時，忽然接到先生由成都寄來一封信，時先生由陝西入川任華西大學文化講座，信中所談的是關於中國小說史的問題，可惜手札已經不存在了。這一次通信後，彼此消息也就中斷了。後來先生到了重慶，以爲可以見到了，而考試院又在郊外，我在重慶時，往往只住上三五日，又匆匆搭水上船回白沙了。

三十五年秋季我來臺灣之前，聽說先生在臺灣主持編譯館，當時非常高興，以爲不僅可以常常

得到先生的教益，而光復後的臺灣由先生從事文化的拓植，一定能有很大的貢獻的。及到臺後，訪先生於編譯館，先生告以種種計劃，果然已經定下了宏遠的規模。其時因先生終日在館中忙碌，也少有晤談的機會。直至先生入臺灣大學，才得常在先生左右，我的研究室與先生的辦公室比鄰，室中又有門相通，往往先生拿着紙煙過來，坐在臨窗的沙發上，總是溫和的微笑着。所談的除學校的事以外，也涉及其他的問題，遇有不合理的事，便立刻嚴肅起來，好像已白的鬚眉都垂下了似的，但是這並不令人感到是老人的怒容，反以爲是年青人的熱情的表現。不幸這樣的時間，才及半年，先生忽然遭此橫禍。以先生爲人，得到這樣死法，真不可解，可是先生竟是這樣的死去了！在二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建功兄經過先生寓所，因便走訪先生，未進客廳，就在廊下下勿匆說了幾句話，先生站在廊上，映着陽光，顏色非常溫潤，當時心想，像先生這樣神情，一定要享大年的。誰知道不過十小時以後，竟給我們以永生忘不了的慘痛！

先生事略上，稱先生爲「謙沖慈祥，臨事不苟」，這兩句話確說明了先生的生平，先生平日任事，於應付環境，克服困難時，雖不見猛厲處，却鏗而不舍的向前，必至收功而後已。如民國十四年具有歷史性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橫被解散，先生與魯迅馬幼漁先生抗拒亂命，奔走復校

此在教育鬥爭史上，可說是極光榮的事件。二十六年馬幼漁先生題魯迅先生在女師大講演遺稿云：「回憶十四年前，予與豫材豈明昆仲及許君季葦爲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事，努力奮鬥，卒使女師光復舊物，不禁神往，女師後雖不幸夭折，然此舉固不無可資紀念之價值」。赤手空拳，重建一高等學校，使許多被迫害的青年不致無書可讀，流離無歸，是談何容易的事，其時校中教務以下瑣事，皆先生任之。高壓之下，從容進行，這是何等精神！抗戰中，先生隨北平大學輾轉至西北，爲爭學術獨立問題，終至不合作而去，這又是何等精神！晚年主持臺灣編譯館，在短短的時期中，却有了不少的成績，但是那樣平實而宏遠的工作，往往不盡爲人所了解，甚至先生的友人也說老頭子脾氣大，可是先生並不因此感到寂寞或沮喪，這正是先生勇於負責就事論事的精神。先生之在臺灣大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遇害之前一日，還是苦心的計劃國語問題。國文問題，以及圖書的整理。

先生治學以弘通致用爲主，觀其所爲文，皆以教育的精神出之。編譯館卓創「百忙之中，猶著『怎樣學習國語與國文』一書，淺見之徒，或以爲這種通俗書，用不着先生親自執筆，而先生却正視着廣大的臺灣青年群的需要，認爲這才是自己的責任。故深入淺出的給他們以完善的課本。可惜現在大家只知中日語法混淆的困難，却未注意已經解決了許多問題的這一小書。

先生一生與章太炎蔡子民魯迅先生關係最深，這三位先生都是創造現代中國文化的大師，以

先生長於傳記的文章，不幸僅寫出章先生一傳，蔡先生傳尚未及下筆，魯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記一書，而一代文獻所寄的前輩，竟在深夜夢中死於柴刀之下，事變之來，真不知從何說起。

我現在所能記下的只是與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記下的，却是埋在我心裏的悲痛與感激，先生之關心我愛護我，遠在十幾年前，而我得在先生

## 許先生最後的背影

黃 得 時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許季荪先生，於二月十八日深夜，慘遭飛禍

，聞者莫不切齒痛惜，尤其是臺大中文系，損失特重。先生遭害之前日，仍然到校辦公，其舉止行動，一與平日無異——記得那天上午十時左右，中文系臺靜農先生、李竹年先生和我三個人，與史學系的夏德儀先生，在中文研究室，商討圖書分配事宜，經過一番詳細討論之後，纔決定幾條基本原則。那時，許先生也進入，我們一看，就站立起來，讓位請先生坐。先生與平日一樣，溫容可掬，很和藹，很客氣地，再三推讓，終於與臺靜農先生、龔窗相並坐下，一面拿出香煙請我們吸，一面說：「後天是二十號，要上課了，各研究室的圖書，明天一天，必定要分配好！」。恰巧那時候，有三位中文系的學生，敲門進入，各人手裡拿着本學期的選課表，請先生簽名蓋章，先生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了。我們仍然繼續討論，終於決定第二天早晨八點，一同到校指揮工人搬書。於是這個小小的集會，也就結束

的左右才幾個月。這些天，我經過先生寓所時，總以為先生並沒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樣的：從花壇望去，先生正靜穆的坐在房角的小書齋裏，誰知這樣無從防禦的建築，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雖然，先生的長厚正直與博學，永遠的活在善良的人們的心中的。

了。

會後，我本來要去請問許先生有沒有看過昨天我在市內某書店所見到上海新運來的「魯迅傳」(王士菁著)。但一看錶，時間已經十一點十五分了，我也不敢到先生的辦公室去打擾，恐耽誤先生的下班時間。因為我們都知道，每天到十一點二十分，先生就要到校本部去趁公用汽車，車是十一點半開的，萬一如過了這時間就趕不上車。

本來臺大文學院的正門與校本部的正門，隔一廣場，遙遙相對，而中文系的八間研究室，又並列在文學院樓上左邊，所以站在研究室前面的走廊，誰都可以望見在廣場上來往的人。

那一天，我不知怎麼地，茫然站在走廊，眺望着廣場，偶然看見許先生戴着淺灰色的呢帽，穿着深灰色的長袍，一手拿着皮包；一手拿手杖，由文學院正門，一步一步，踱過廣場，走向校本部去趁車。先生今年已六十七歲，年紀相當高

但是先生的身體，與先生的思想一樣，比年青的人，還強壯。先生走路的時候，有一點特色，那就是兩手不緊靠身邊，胳膊離開腰部，稍稍一點兒，一步一步漫漫的走，所以雖在遠遠的地點，一看就知道是許先生。以前我雖然好幾次看見許先生走過這廣場時的背影，但是總沒有像這一天的背影那樣深刻地，投射在我的眼臉。

想不到——真真想不到，到第二天，許先生的背影，就永遠地，再不能在文學院前面的廣場望見了。但是許先生的學問與品格，和他的背影一樣，永遠地活現在我們的眼前，指導我們，激勵我們，開拓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完)

(一九四八、三、二五、於臺大文學院研究室)

### 本 會 日 誌

四月二日：本日起二天假臺北市中山堂舉辦「臺灣歌謠演奏會」由南國歌謠音樂研究會演出。

四月四日：為慶祝兒童節于晚七時起假臺北市中山堂舉行兒童音樂演奏會免費招待各界，並承臺灣廣播電臺轉播全國各地。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在本辦事處召開「兒童刊物座談會」商討籌備出版事宜。

# 悼憶許壽裳師

袁 聖 時

二十九年秋，我因事故，從四川大學轉學到

華西大學，那時恰巧許師任該校教務部特約中英庚款文化講座，主講「小說史」和「傳記研究」；

我因崇拜魯迅先生的緣故，於和魯迅先生有三十年交誼而思想性行都相近的許師，亦與慕已久，又兼這兩門功課，都使我發生興趣，所以一齊選了下來；和我同選這兩門功課的，尚有也是因事故從川大轉學到華大的我的好友魏仲明君。

上「小說史」的第一課，懷着幾分歡喜不安的心情，等候許師走進教室。——其實用「等候」兩個字，不免是稍有語病的，因為隨着上課鈴聲響動，呀然教室門開，守時間的許師，已經挾着白布書包，笑容可掬地走了進來。

七八年前的許師，精神比近一兩年尤佳，頭髮鬍子雖是白了，臉孔的顏色却紅潤而富有生氣，於慈祥和中帶着威嚴，可親而不可犯。

「小說史」大體依照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講授，另加補充；一傳記研究一則係許師自編講義；兩門功課都同樣表現了許師的博識與精見，啓迪我的腦髓不少。

向稱頑劣的我，在過去十多年的學校生活中，可說是從沒有好好聽過一點鐘課，童叟無知時代不要去管他了，便在長大成年，由中學步入大學時代，也總是把學校當作旅館，課堂看成驛站，師長們的耳提面命和傳道授業並沒有當它做一回事的。然而一到許師的手上，可緊緊地全部心

魂都給攝住，先前的壞學生變做好學生了。

我開始把身體坐得筆直，目不轉睛地用心地聽講，寫第一本完整的筆記簿……

許師常穿一件舊藍布長袍，柱藤手棍，風快地行走在校園道上，精神之佳，我輩中亦罕與倫比者。嘗在一文中戲擬為「打鳥的安特生」，許師後來看了也深為莞爾。

不但走路，便在課堂上，許師也表現了同樣充沛的精神。他不像我們有些老先生那麽慢騰騰地，衝着一管長葉菸桿，泡了盞碗茶，四平八穩地坐在藤圈椅內，說一句話吐一口痰的怪狀。不，他一點這類「名士派」的習氣也沒有，誠如某先生所謂：許師是一個老少年。

我頗愛聽課堂上許師紹興腔的國語，覺得很是親切，許師按古證今，指中例外，博奧淵雅，滔滔不絕，十分引人入勝，不是頑淺守固的所謂「老師宿儒」所能比擬。口講之不足，還繼以手的指畫和足的騰踏。記得在魯迅全集的某卷。曾有一幅許師和魯迅先生幾人合照的像片，許師身穿學生制服，翹首而立，意態軒昂，和眼前許師的形貌也大致差不多；不同的是眼前許師的嘴唇上多了兩片好像是膠黏上去的白鬍子罷了。

在那外侮與內爭並列的年代，無聲的中國有的只是「隨從我來」的聲音，憧憬的明光尚在半天雲霧，「你往何處去？」青年沒法不苦悶。許師是一座進步與自由的燈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

船有所歸往，不致泯沒於風濤。他給我們精神上的慰安和鼓舞似乎倒比課業的傳授為多。

然而漆黑的太黑了，燈塔在海濱竟也顯得那麼癯獨無依。選許師課的學生並不多，「小說史」有五六人，「傳記研究」只有我和我的朋友糕君，外加一個偶來旁聽的某女士，如斯而已。守舊與維新之間，鴻溝天然，竟無法填平打通。

使我難忘懷的，是許師辛苦編成的傳記研究講義，只爲了兩個不肖的學生。但是許師絲毫不苟，每週上課前一定要在圖書館裏鈎稽群籍，作充分的準備。我因作畢業論文，每到圖書館樓上查書，從樓上望下去，總常見許師斑白的頭，伏在黑漆的寫字臺上，用心在十行紙上撰寫講稿。有時拿起一卷書來，睜了一隻眼，睜大另一隻眼，仔細察看書上字跡。這真使我感動！因此我在空落的課堂上，恨不能化身千百，來接授許師道業的傳授。

偏偏事有湊巧，有一回在「傳記研究」的課堂上，朋友轉因病請假，旁聽女士未米，不算小的課堂裡，我坐在最前面的最當中。笑容可掬的許師照例準時挾着書包開門進來了。我真羞於把這種淒涼的景象呈現在我所最敬愛的師長之前，我很難過，時時有酸鼻之感。許師却從容一如平日……

我的畢業論文「中國小說名著五種研究」，是在許師指導下作成的，草稿繳上去，經許師仔細看了一遍，大體極爲嘉許，僅謂論紅樓夢小處尚有可商，給了幾乎最高的分數，使我非常感念。草稿上錯誤字及點畫未真字均蒙許師細心剔出



認正於紙端，如小學生作文簿上光景，尤其令一向賦性粗疏的我慚感難忘，以後命筆屬文自然就小心多了。

我從華西大學畢業未久，許師也終因受不住舊勢力的排擠，離開了那繁華熱鬧的地方，在歌樂山度了幾年半縹緲的生涯。這幾年中，雖是音訊中斷，然而許師的形象總是常存腦膜，督我自新，催我振奮，社會的污暗尚不至淪我於不拔，許師精神感召的力量是宏深的。

抗戰勝利後我到重慶，又欣晤到我所崇欽的先生，身體猶健，風貌如昔。彼時我與青年友人辦「文化新報」，承許師惠賜鴻文及題刊頭，接

掖我們很大。惜因經費困難，支持未久，也不得不如別的文化刊物一樣短命夭折了。

三十五年夏許師到臺主持編譯館事，即函召我來臺工作。我懷着希望和歡喜無盡的心情，於七月啓程，從流東下，路上幾經障礙，八月底始和慧慈達臺北。是時編館人才極盛，衆星璀璨。方展宏圖，不料中經事變，政府改組，本館遂告撤銷，一切希望和歡喜都付諸泡影了。更不料幾月以後，作爲一個忠厚長者，純以讀書治學爲務，無悔於人，無爭於世的許師，而有青田街寓所的慘禍，真是太可傷痛了！令人起天道無常之感，我還能說什麼：還有什麼可說呢！

##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許老師

葉慶炳  
陳詩禮

說是無緣吧，爲甚去年秋天我們剛從內地轉學到臺大，許先生就擔任了我們中國文學系的主任，並且親自教授文字學課程，循循善誘地教導我們，使我們得益匪淺？那麼，說是有緣吧，又爲甚這樣地只有過了短短的半年，他老人家就慘遭殺害，和我們永訣了呢？唉，我們和他老人家就只就這麼一段小緣，造物也太慳吝了！

許先生逝世已過了五七，人們是健忘的，時過境遷，也會漸漸地將他淡忘了。可是，我們怎能忘記他呢，雖說是他和我們只不過短短的半年師生之誼，然而我們以前從未遇到過像他那樣慈祥懇摯的老師。以後也許永遠不能再遇到，那麼這半年中他老人家所給予我們的印象該是何等深刻，我們能忘記他嗎？不能，永遠不能！

——那時候，許先生擔任的一門中國文字學是中文系二年級的課程，而中文系二年級一共就只有我們二個學生，所以我們是同系學生中最多得他的教誨的二個。文字學的教材是許先生自己編就的，雖然只有二個學生，可是他爲了要減省我們筆錄的時間，藉此講解得更詳細一點，所以依然設法替我們印講義。又因爲校中出版組的人員不善寫甲文、金文、篆文等字體，所以特地指定了一位助教來繕寫，講義印就後，還得他自己來校閱一次，有錯處即親筆改正，然後才發給我們，僅此一點，已是使我們感戴不止了。

尤其使我們敬佩的，是許先生的精神飽滿，上課時挺立在講臺上從露不出一絲困倦的表情，比許多年輕的教師強得多，有一次，我們因感到

我們自己泰然坐在椅上聽，而他老人家却立在上講，心裡說不出的不安，所以在上課之前先去講臺上擺了一把椅子，意思是要請他坐着講，那曉得上課後他走進教室，跨上講臺，看見了那椅子，就問我們是那一位先生身體不大好，要坐着上課。當時我們只得老實告訴他。他聽了一璧把椅子移向一旁，一璧微笑着說：「我還有氣力站着講，用不着這東西。」——只要你們用心聽就好了，文字學雖然是一門枯燥的課，可是你們用心聽我講，日久自然也會感到一點興趣的。」從此，我們在感戴之餘，益發用心聽講，不讓他老人家的一言一字在我們的耳旁滑過；而且，我們也不會感覺到這門課的枯燥乏味。

許先生的負責任，守時刻，是他的朋友們所熟知的。上學期整整的一學期中，他沒有缺過一次課；而上課也從不遲到，僅有的一次是朱部長在本校法學院向學生訓話的一天上午。那天上午我們的文字學課是十時至十一時，而許先生在八時許就被校方請去招待朱部長了，可是這我們事先並不知道。十點鐘，我們到教室裡等他上課，過了十五分鐘還不見他來。不由得我們奇怪起來，因爲平時是上課鈴一響他就來到教室裡的，可是我們仍耐心地等着，並不打算走開，我們相信他一定會來的。果然，約摸在十點二十分時，許先生急急地來到教室裡，似乎是一看見我們還在，才放心似地，說：「我知道你們一定等着我的。」——早就被陸校長邀去招待朱部長，而我一時又沒法通知你們，所以現在會剛剛完，我就趕回來。……說完就開始講授了。（接第十九頁）

# 輓 章 彙 錄

## 聯

耆賢 遽隕 蔣 主 席

文名蜚四海 遺恨痛千秋 孫 副 主 席

風度渺雲山寰宇衆推無雙許  
文章失宗匠幾人能識東家丘

魏道明

青田一室來飛禍

許世英

春雨三更失大師

何人忍賊來君叔  
與世應推程伊川

徐寄顧

文起八代之衰晚歲乘桴聲教遠

詩詠百身可贖從今振鐸老成稀

潘公展

忠信篤敬永著儀型官爲坊行爲表

水火刀兵皆成解脫生何樂死何悲

蔣復聰

治學樹楷模一代宗工垂後起

遺型足矜式草瀟悲緒憶先生

李石曾

客館隕文星千里雷聲驚噩夢

悲歌與薤露九重泉路盡交頤

王雲五

劇盜太無良竊取青氈狀物主

諸生安所仰悵懷絳帳喪人師

沈士遠

巖疆海島久染腥羶氣質已潛移君子難防護靈毒

馬 衡

宇水巴山時聞言論死生今永訣中宵凄絕杜鵑聲

吾浙多名師我嘗與學夙對先生最傾倒

湯恩伯

明月清風懷德望

周祖琛

龍蛇竟遷先生厄  
風雨難忘舊日情

楊亮功

大雅云亡胡獨斬遺此老  
小偷何毒竟爾殞害斯文

彭孟緝

生無仇讐斯文竟喪  
爲有荆棘我輩猶傷

謝瀛洲

道德文章永昭大地  
善因惡果欲問蒼天

許恪士 謝東閣

道高魔來成佛誠君許妙濟  
政平俗化服官我愧朱司農

朱佛定

著作等身譽滿時輩  
龍蛇厄歲盜憎主人

林紫貴

能文而多著奇書其志氣磊然論個中人君子特出  
積善胡偏遭慘禍幸天眼恢恢也看宵小賊法網難逃

王民寧

一生修德立言偏逢山鬼  
半夜斧聲獨影遠遺巫陽

羅 理

高名許孝廉遺響千秋綿絕學  
非命來君叔橫波無地可埋憂

劉百閱

竊盜忍相侵念此曹奴化未消戾氣長貽宗國恨  
刀兵示解脫痛我輩恩慈莫報傷心同哭泰山頽

殘山曠水讀遺詩

王肇嘉

一代賢儒舉世同悲悼學者

畢生忠厚賊子何忍弑先生

李萬居

廿年交契手札猶存可憐一代宗師烽火飽經變患後

千里雲天豔音陡報尚有百年遺恨故山徒寄夢魂中

徐誦明

品重儒林一代經師施化雨

才歸文苑千秋人表仰高風

李 蒸

師表足資國子學

典型頓失魯靈光

陸志鴻

此老本非凡從前學遊江戶教設華西十載共研成益友

斯人遭不測而今月冷稽山魂歸禹穴一朝永訣失經師

戴運軌

立德立功立言垂百世而不朽

如夢如幻如電乘大化以歸真

范壽康

公品歸儒林公才歸文苑昔年蓬島先馳抱負首堪屈一指

我校友人表我院長失經師此日海疆共事招魂頓使裂中腸

錢歌川

將近七十齡早臻上壽髮釁是精神論道德文章遐邇推崇真不世

應備九五福而未考終慘悽視舍殮任賓朋故舊淋漓痛哭倍傷心

徐世大

桃李一園春夢想何曾防匕首

關山千里月傷心永不賦刀頭

梁 希

與魯迅交垂卅餘年名重文壇譽滿士林九禩無獨有偶

後甘地死纔十九日身遭狙擊尸經火化竟爾殊塗同歸 林國珪

林國珪

學優品卓氣沛道腴任教育卅餘載此人倫之師也望重千秋舉於非命

丁士鏞

燕樹秦雲滇池臺島相追隨十五年亦耐久之朋乎心傷一哭妻絕何言

李季谷

憑滿腸赤膽心盡力海疆教化僅兩週年何期鼠竊逞兇殘忍毀哲人我為

民族國家放聲一哭

林本 謙

以當代碩學宗師獻身英才作育垂四十載自有功勳在桑梓緬懷遺愛公之

文章道德真足千秋

姜 琦

同窗同僚又同志楚些招魂能不同聲一哭

異人異事遭異難魯迅好友應喜異世重逢

陳兼善

盜賊滿江湖刺刃公行斯世何世

門墻多桃李吞聲齊哭經師人師

吳克剛

公竟逢兇搔首問天何意

我亦作客傷心異地招魂

陳禮節

幕傳斷腹絕吭以終醫藥難施徒呼負負

正當盲風怪雨之候典型遽杳詎不哀哀

洪式閻

一代完人遭賊害

千秋遺著付兒編

廖瑞英 楊佩雲

一代儒宗投老尚研新學說

卅年教育殺身竟為舊青氈

顧遠光

費禱盜狙襲度神扶禍福歎無常我為平生哭知己

章黃春風裏涉時雨典型應共仰君其不死作傳人

斯文疑天喪竟慘遭狙害縱見重繩元兇碎屍何由償萬一

章徵顯

浮海許我從喜師道南行而今恭啟手足失聲相向哭三千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易云乎爾易云乎爾

丁士鏞

哲人其萎泰山其頽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其人繫斯文之重九牧交推會喪成白馬素車集翰林藝苑計數百萬  
此日痛山岳既頽百鬼莫贖瘞骨應梅花孤塚伴魯迅慈銘結鄰成三

張 荃

### 敬 悼

本會委員許季荃先生

三十五年前，讀音統一會上，先生們排難解紛折衷至當確立注音字母的製造原則，奠定了國語運動的規矩。(註)

三十五年間，國語事業若斷若續，這一套注音字母却越磨越亮，越用越發，在臺灣文化復興的工作上已顯出先生們卓見真實不虛！

我們正期望追隨先生繼續努力，以語文工具改進文化思想，反正人心澈底收復失地，誰料到您先竟碰上這樣不幸的遭遇！

我們想不到殺害先生的是這樣一個么麼小偷兒，却慳悟到他是受了我們要掃除的異族文化的養育，唉！想念先生的功績，哀悼先生的死！

註：民國二年二月十五日讀音統一會在北京開會，距先生之死整整三十五年，先生為浙江省代表會員出席，當時為核定音素，採定

字母，爭論紛紜，先生與馬裕藻、朱希祖、周樹人(皆章太炎弟子)提議以簡單漢字為注音字母，遂成定案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 詩

祭酒承南閣，移文離北山；稀齡餘好學，九折尚生還，豈意游蹤遠，終丁世路艱。抽刀真一瞬，讀史涕潸潸。

四十三年事，明明過眼來，蘭閣偶彈指。華省屢追陪，昨話庭招舊，今班緋唱哀，門生搔白首，悽對禮堂才。

喬 天 壯

誰能一曲和陽春 降格而求到野人，杖屨追隨酬宿願，唱然浮海走風塵。

文采莊嚴百世師，白頭猶是一嬰兒，平生歷盡風波惡，獨抱天真

嫉媚姿。

世味如何已徧嘗，劇憐辛苦為誰忙，淋漓碧血看悽絕，欲向重泉訴斷腸。

得遇知音自古難，從今誰識此心丹，眼中留有愛時淚，竟為先生一再彈。

後學 謝似頤

天下至不仁，莫過戕仁者。賊狙甘地翁，舉世驚如噤。胡為糴其兇，乃在吾諸夏。惡訊清晨來，香宿慘遭害。倒屣急奔視，一榻血流沛。頸旋赤模糊，頤裂張如貝。天乎禍何酷，忍哉罪當膺。憶昔侍杖履，執教於故都。丈時主其事，命我為秘書。三載共辛勤，女庠粗奠模。倭寇忽侵軼，倉皇遷厥居。流轉經萬里，寇定來海嶼。南天重捧手，親仁期無疏。如何罹飛禍，永訣在須臾。維文器高明，柔克歸溫虛。外和而中介，仁依而義趨。汪洋黃叔度，雅正和長輿。然諾千金重，直道三代餘。後生感可畏，老學恆自劬。服膺蔡與章，魯迅交不渝。於蔡有其和，疾惡周相如。小學紹太炎，歸然稱碩儒。食貧無長物，竟為盜觀鏡。毒手毀國寶，靈光俄成墟。哀悼豈私痛，淚溼行路裾。

戴 君 仁

故都陪語笑，舊夢早成塵。荏苒青氈老，栖遑白髮新。名高驚賦隄，世亂慘屠麟。香宿垂垂盡，因公益嶺神。

陳 郁

漫從臺島數前遊，一見傾心如故舊。化俗德高堪任重，與人爭少在無求。厄生不道逢飄瓦，論世何須問藕鈞。今日天南成悵望，凄然風雨滿江樓。

宋 文 叔

我初識季，時適在鄉里。我年方十四，君長我一齒。中西鄉塾中(同在紹興中西學堂肄業)，網羅多俊士。君素嗜文學，呻嘯就案几。既習外邦文，時亦攻周禮(君於國文英文數學成績均優)。切磋共朝夕，歡欣良有以。同堂數十人，諧嬉無時已。或為鶴鶴舞，或效獼猴技。君獨寡言笑，攻讀未旁視。少小治學勤，同儕已欽企。未幾

抵省垣，負笈入求是（浙江求是書院）。我亦一棹西，追隨相砥砥（余抵省初擬入育英書院，從君改入求是書院）。時當庚辛際，清廷失綱紀。強鄰日窺伺，文武盡偷鄙。國家積弱由，萬難非一軌。如何挽危亡，如何雪國恥。埋頭治學餘，討論兼臧否。當時總掌教，大師宋平子（總教習平陽宋先生恕，字平子）。於紫少許可，得君乃大喜。壬寅秋風來，一帆東瀛指。同學共十人，聯袂江戶市（壬寅秋求是學院派遺十人留學日本，君與余皆在其列）。初猶同硯席（同入東京弘文書院）一歲餘分途始。君與杭州錢，教育兼地史（同學十人原定皆習師範，至是祇君與錢君均夫入高師史地科）。我為饑所驅，先期歸國矣。自此四十年，踪跡不由己。江南與冀北，情懷通尺鯉。君志在教育，精進無時已。卅年如一日，庠序聲隆起。至今海內外，處處見桃李。魯迅總角交，成就堪媲美。何期倉卒間，盜賊致君死。得計疑信半，人世竟如此。孤燈懷舊雨，隨淚濕故紙。

壽拜庚

許子學養醇乎醇，於人無怨亦無嗔。初見宜南吾師門，至今冉冉三十春。手握佳兒思故人，為言游屨老益勤。就彼物候南天新，天乎盜殺來君叔。是邪非邪無淚哭。邇來學人罹禍酷，費開玉碎匪可贖。欲問主名味，屬琴尊在堂書在齋。浪傳眩惑篋未開，彼賊何為乎來哉。

黃炎培

西掖公歸共夕餐，太平湖外暮雲寒。當時參校登天祿，聯作貞元史料看。

相憐白首賦縮衣，亂裡傳箋逸與飛。十載巴渝遷客淚，兩家兒女凱歌歸。

何苦書生絕微行，深心施教格殘氓。淪胥五十年前地，驟視昭蘇習未更。

傷心枳棘鳳鸞身，空怨憐憫天不仁。化梗變夷今日事，豈知忠信亦欺人。

王道無窮，顏天詔壽。 盜彼凶殘，嗟此老宿。  
 怡懷舊道，永閱音容。 好是正直，德業可風。

陳大齊

視天蒼蒼，叩天茫茫。 如何斯人，遽爾云亡。  
 憶公之生，河嶽鍾英。 早歲勸學，負笈東瀛。  
 歸為人師，聖湖栖遲。 入參教育，更宏厥施。  
 章水秉鋒，永垂矩矱。 迴翔內外，矯焉謬時。  
 國府東遷，飛渡臺灣。 卓爾不羣，立懦靡頹。  
 盜賊竊發，變起倉卒。 一代儒宗，盡於蛇蠍。  
 天地晦冥，遽喪典型。 無聞遐邇，長懷德馨。  
 國之損失，縷指難述。 如何贖兮，百身奚恤。

薛篤弼

### 詞

#### 水調歌頭

余與季葦先生於民國二年春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時相識。去歲來臺養痾殊少外出近以偶有撰述行篋無多書擬在訪或可略略借觀遽聞被害率成此解。

怕緝相研史，慮種自亡因。汗衡今古，大地無處好存身。喜子先來蓬島，絳帳去開施教，化澤及羣倫。白頭勤著作，舊學一番新。讀音會，初相見，佩真醇。近思走訪，其奈頹散，每因循。羣地傳聞惡耗，致殺根原未曉。慘酷却驚人。世事那堪道，無語賦招魂。

汪怡

#### 前調

前詞拍成後三日聞案已破獲賊因被覺行兇抑亦冤矣再賦此解用誌哀悼

飲啄皆前定，聚散莫非緣。我和許子相識，縱有卅餘年，其實會稀慣別，近日方同為客，街共住青田，借書思往謁，噩報忽驚傳。

料清門，官文史，有何錢，賊真笨伯，怯篋竟復肆凶殘，佛說前生冤業，兵解不同遭劫，然也豈其然，推求難悟徹，追悼寫蕪箋。

前調

汪怡

霜刃忽然赤，劃碎少微星，是何事態奇絕，牽動萬人驚，解字東都叔重，談道南朝玄度，梁木忍崩頹，欲向蒼蒼問，回答總無聲。

松之勁，蓮之潔，蕙之馨，眼前不少豪俊誰可比先生，憶我相從釃水，直到追蹤臺島，三十一年零，淚盡繼之血，翻愧未忘情。

馬禛光

程時燴

竟成一夜碎瓊瑰遺卷千行未忍開章水吟風隨夢了（惠詩有聽風章水伴行吟之句）屋梁落月照魂來頻年世道多人禍何處恒河葬骨灰（先生遇難前十餘日聖雄甘地被刺殞命葬骨灰於恒河先生遺體亦在臺北火化）頭白共誰勤炳燭海天凝望有餘哀（惠詩有頭白共君勤炳燭莫教輕負少年心及海天凝望惜分襟等句）

柏廬先生與季公金石交垂三十年，昨自南京寄示此詩，亟為錄登

本刊，以饗讀者諸君。

謝康附識

過季文宅

戴君仁

吾丈一身都是德，如何翻為盜所賊，海外東坡竟不歸，稽山鑑水俱失色，東風吹斷積雨聲，蓬島雲開春滿庭，不堪重來齋前坐，一花一木總傷情。

淒涼犯

馬禛光

靜山兄出示過季翁先生舊居詩凄然增感余亦時過其地因賦此解不嫌弔影經行處，春風展盡新綠，拂簷燕羽，凝塵窻簡，矮牆低

屋，浮生夢促，又誰料收場恁速，強安排心神不定，惟有放聲哭。猶記推愁久，細字銀燈，乍攤書讀，問君怎愛，愛周園有情花木，酒醪香濃，聽箏語宵深漱玉，壁而今歷亂夢影暗悵觸。

### 編後記

△許壽裳先生的「追悼號」，終於得和讀者諸位相見了。本誌的追悼許先生，不是因為小誌會荷先生的特別的愛護和好意，我們深知先生的逝去，是我國文化界的重大損失，尤其是本省的文化，學術，正期待先生的指導，幫忙，和栽植！可是，先生竟遽然而去了！

△先生的遺著「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考」，為先生最後的學術著作，距逝去前十餘日脫稿的。在臺大文學院的走廊的窓下，對編者說明此篇的內容時的情景，那時，先生現出人們做成一件事直後時的愉快神氣，還留在編者的眼底……

△「輯章彙錄」，悉據先生的哲嗣世瑛先生所彙集的，有一部分，因來稿太遲，不及編入正篇，只得作「續誌」刊入。

△紀念先生的各篇文字，皆先生生前的友好，或從遊的後輩所執筆的，悼念之誠，各溢言表。不過，因為時地等等關係，當有未盡欲言的。可是，先生的為人，也可彷彿萬一了。見於國內的報紙雜誌上的紀念先生的文字，多不勝舉。現只轉載魯迅先生夫人許廣平（景宋）女士和先生的女公子世瑛君的兩篇文章。

△本期的編輯，多得世瑛先生等的協助和好意，在此謹表感謝。嗚呼，我們謹以此，用以紀念一代的太師！

△本誌自下期起，擬多載有關臺灣的文化的文字。日前，有一位朋友批評本誌說：「臺灣文化」，每找不到「臺灣文化」！我們願接受這批評。

△本會予定出版的「臺灣兒童」月刊，已決定在六月，發行創刊號，敢乞各位的指正和期待。



## 關於許壽裳先生

京 宋

許先生號季，是我當學生時代值得敬仰的一位校長兼教師。也是離開學校之後，二十多年來不斷通訊請益，親炙最長久，質疑解難的唯一的師長。最後的通訊是今年一月三十一日，而不知道却是成爲給我臨末的訓誨了。

先生對人始終一本至誠，從未見其疾言厲色，却得到如此慘酷的遭遇，砍殺數刀，幾致頭斷，識與不識，幾將疑死非其時，其地，其由。而竟然死於此時，此地，此由，真不禁搔首問天，以如此厚道長者，而竟有這樣的遭遇，則人世坎坷，幾何時何地何由而不可致死？性命既被視如草芥鴻毛，則人們也何從更何須有甚麼戒懼與防範？真所謂身處末世，難言之矣。鑒於許先生的無辜而死，或更使謹慎之徒，不知戒懼爲何用，則高萬俾的兇暴，不是抵命所能償其值的了。爲了許先生的死，雖然已經過了十天，我還是低徊悵惻，不能已於懷。

人皆知許先生與魯迅先生友善，而不知他和蔡子民先生也屬深交。在中華民國元年，臨時政府定都南京，蔡先生出任教育總長，許先生即被邀至南京幫忙。後來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許先生任女高師校長時，用人行政，都深得蔡先生協助。民國十六年間，蔡先生在南京主持大學院院長之職，許先生也還是和他一同共事的。沈着穩重，過不可爲的時候就潔身引退，絕不游移，則兩位先生的性情，有相似處。彬彬有禮，和易近人，似紳士風，也是兩先生所同具的。

拿許先生和魯迅先生相提，就頗兩樣，一個是知識分子型，一個却是農民型。例如遇到桌面有塵污時，許先生必側首詳視，確有不清潔處，就拿布去揩掉。魯迅先生雖然也會用布去揩，有時或會由它去，或順便用手揩兩下，然後兩手相拍，即算拍掉了塵齷，若無其事似的。前者的處理是

用紳士態度，而後者則更近於農民式了。又如喫麵包，據魯迅先生的回憶，作爲趣談告訴我們，說是在東洋留學的時候，有時喫麵包，許先生如同某些人一樣，歡喜撕掉邊緣，這原是普通常遇到的。魯迅先生却捨不得，就拿起這邊緣放到自己的嘴裏去嚼。許先生看着倒奇怪了，問他爲什麼要喫麵包皮，魯迅先生隨口答道：我歡喜喫的。許先生信以爲真，以後每次同喫，特把麵包皮送給魯迅先生。這可見許先生的厚道，老實。隔了多年之後，魯迅先生說到時還發出爽朗的笑聲，表示對這樣誠實的老友的愛護呢。

辦事認真，負責，則蔡先生，許先生和魯迅先生都是一樣的。許先生無論寫信，撰稿，總是行楷，用毛筆寫。「亡友魯迅印象記」的稿子如果是託人抄寫，寄出之前，他一定重校一遍，待到見於刊物上，遇有錯字，總希望次期設法替他登勘誤表，但因篇幅，時間種種關係，未能滿足他的願望，祇得委婉向他說明。而當這本書印單行本的時候，我們特地給他校對了一次，到出書之後，從他眼裏，還是看見有錯字，他又來信要求趕附校勘表，出版社以爲最好等到再版的時候再修改，却想不到再版時許先生已經無從修改了，這豈是出版社所料到的呢？

復員之後見到的許先生，已經齒落髮白，和八年前大不相同，幾難辨識了。但是身體健康並不算壞，到臺灣之後也沒有生什麼病，這是許師母所承認的。並且她又說許先生腰背還是挺直，並不衰老。師母又拿出許多照片給我看，裏面有些是在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撤退時所拍攝的。那時該校由許先生率領，師生長途跋涉，先至陝西城固，沿途短衣，赤足，持杖步行，經聖水寺，登山遠眺，在班公堰，涉水野餐，和青年一同進退，並不落後。在動亂的時代裏，所看到的許先生，已經拋却

(下接第十頁)

## 記父親

許世瑛

父親死了！父親，何等慈祥的老人！竟死於橫禍！啊！世紀末的悲哀啊！時代的大錯誤啊！

日子過得真快，一瞬眼，離父親的死期已經一個月了！就在前個月今天的深夜裏，父親闔上了智慧的眼睛，永別這多難的塵世而去了。在這一個月中，我搥着眼淚，懷着哀思，爲父親料理喪事。對於父親的死，各界人士都寄予極大的憐惜和深厚的同情，這是我父親應得的身後哀榮吧！一個做兒子的我，在這裏向各界叩謝！今天我執筆寫這篇文章，不過敘述我父子間的一點私私，至於父親的道德文章，自有定評，我不敢在這裏多所置議。

當我少年的時候，一直追隨在父親的左右。父親是誠沖而慈祥的，是嚴父，也是良師。他教導我們治學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有時拿古人做例子，有時也以他的朋友做例子，他率直，誠厚，對自己的長處從不誇張，對自己的缺點，永不掩飾。他說他自己的天資不十分高。補教這個缺點的，是下苦功，——苦讀、熱讀、不取巧、不自作聰明；一次不懂，多讀幾次，一直到讀通了爲

止，經常做筆記來幫助記憶。在這種治學的精神下，他在每個學校裏，考試時常名列第一。他說話學問除了「精」還要「博」，專精一門，不問其他，往往會變成「書呆子」，所以他在精治國學外，對於心理、史地、政治、教育等部門的社會科學都有根底，也因為「博」他在學校裏教書，能廣徵博引，用各式各樣的比喻、引證，不厭求詳的給學生講解，使他們聽得透徹。因爲父親把教育事業，當作最神聖的事業。並且是革命的奠基工作，沒有教育，便談不上真正的革命。他幹了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等於幹了三十多年的革命事業。論做人，父親的意思是「公德」「私德」並重，要整個的，不能以做到某一點便算完事，在這個觀念下，他待人接物，連每一點細節都注意，他寫字總是正襟危坐，下筆不苟；做文章，不讓它錯一個句讀，總之，逢事絕不馬虎，律已很嚴，以身作則，守時刻，講信用，待人誠厚，他因此往往被人所蒙蔽，在「公德」方面，他反對強權，但扶助弱者，不惜犧牲自己，當年章太炎先生被幽禁，父親奔走營救，不遺餘力，魯迅先生被非法免職，父親出面力爭，連自己也

被免職，毫不反悔。

父親在教學之餘，不廢著述，每晨三、四、點鐘即起身，讀書寫作，數十年如一日，遺著有章炳麟傳。亡友魯迅印象記。魯迅的思想與生活，怎樣學習國語與國文。三民主義述要。考試制度述要。周官研究。傳記研究。俞樾傳。越縵堂日記選注釋。中國文字學等。短篇的有魯迅的德行。魯迅的人格和思想。魯迅的精神。魯迅的避難生活。魯迅的遊戲文章。國父中山先生與章太炎先生。俞曲園先生的思想。辜鴻銘創作。王通與韓愈。教授國文應注意的幾件事。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序。讀了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之後。讀敦煌秘籍留真尚書盤庚微子兩篇。王治秋著民元前魯迅先生序等。以上大部已經出版，未出版的都在整理中，籌備出版。章太炎先生，蔡元培先生，魯迅先生是父親生前最密切的師友！這次，因爲文化界各位前輩的意見，父親的骨灰，將葬在萬國公墓，和魯迅墓爲鄰，他們生前是密友，死後也同歸一土。

寫到這裏，不禁悲從中來。這一篇，語無倫次的文字怎能表達出爲人子者的崇拜和哀感呢！

（田世界月刊第二卷第十期轉載）





# 先考日記摘錄

許世瑛

這次父親被盜賊害，給與我的打擊特別大。二月十八日下午一點多鐘我和靜山哥到龍安市場買酒。他買了兩瓶五加皮，預備明晚宴客用。我因最近幾個月父親常喜在晚飯時喝點酒，尤其是當我去定省，一同吃晚飯的時候，一定說先喝兩杯酒再吃飯吧！平常喝的以葡萄酒居多，偶而也喝「四半」，難得有假把次喝威士忌和其他酒的。天津五加皮味兒還不壞。我也買了一瓶想請他老人家嘗一嘗。大約兩點鐘上下，我就欣然地拿着酒跨進了父親寓所的大門，看父親默默地坐在客廳裡沙發上，臉色不大好，馬上告訴我：「班姊妹（我的堂姊）去世了，今天上午接到電報。我心裡想原來爲了這個，無怪臉色不大好看，哪曉得那是不祥的預兆，我是鈍根，竟沒有警悟，而演成了這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和遺憾！更使我哀痛，永遠忘不了，是那天晚飯桌上，他老人家還說徐行健先生送的板鴨，可以蒸吃，因爲我說明晚靜山哥邀吃飯，於是把蒸鴨子的日子改遲了一天，唉！想不到我會這樣沒福氣，連再想陪侍父親吃飯喝酒的機會都沒有了！從今再也沒有人能這樣愛護我了。又豈是哭幾場所能答報的呢？父親遭到這樣的結局，一位忠厚慈祥的老人，會被人用柴刀連砍了五刀，這是什麼世界？古人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難道已不適用於現在了嗎？我還有什麼話可說？這痛讓它永遠留在我的心靈上吧！」我本不想寫什麼紀念文字，心緒也亂得沒法寧靜，要寫也寫不出。最近「臺灣文化」要替父親出一紀念專號，主編楊雲萍先生要我在父親的日記中選出一部分發表，我想父親的日記，雖然不像鄉先輩李尊客先生的越縉堂日記，全是詩文詞曲的菁華彙錄，但多少也還可以從那裡面看出一點他老人家的爲人，所以我在父親最近兩年的日記裡面，選了幾則，抄在下面，請讀者諸君自下斷語吧！

三十五年六月廿五日（星二）晴，晚臺北有雨

晨四時半即起，六時兆恒乘克明車來送，慶甥女及其長女，延章同來。

六時半抵龍華機場，先開往重慶者，繼則香港，北平，漢口。最後爲臺灣，起飛已九時餘，近下午一時抵臺北。季谷及蔣加波來接，住勵志社十六號。

託蔣加波，雇健峰購蚊帳，墊褥，枕頭，信紙，信封，郵票。發電至滬寓。

偕季谷訪蔣授謙秘書，即進謁公洽，稍談即出，又同訪沈仲九。

邀季谷晚餐，晤陳達夫，季谷借我一千元。

世瑛謹案此爲先考應陳長官電邀籌設編譯館隻身來臺第一日之日記。

同年七月十三日（星六）薄晴

上午至編譯館籌備處，搬至教育會館（世瑛謹案籌備處原在龍口町教育會館對面，教材編輯委員會）

晚飯後借雪峰至錦町五十九號，地段及庭園甚佳。房屋分兩地，有十餘間，亦足用。將來沙發床帳之佈置，可出公賬。此屋係海洋研

究所所指用，承雪峰慨然讓與，盛意可感。

同年十二月一日（星期）

偕傅巽生，何亦娟等至大安區看新屋，屋亦分二部，有西式。除幾間大屋仍留席子外，餘均已改爲地板。廚房與浴室均寬，庭園多果樹。又有可取者：（一）距臺大近，路上學方便；（二）汽車直達屋前。

世瑛謹案大安區屋實不及錦町精緻，且間數亦少一間。父親所以決定遷居者，最大目的在離璋妹學校近，可以中午回家用午飯也。

三十六年一月十一日（星六）晴

開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到者踴躍，推出常務委員五人，李季谷，蘇維良，于景讓，徐敘賢，程際，由程召集。

學校教材組組務會議，余出席，宣布三大要點：（一）進化，（二）互助精神，（三）爲大眾。

同年二月廿八日（星五）

下午赴館，途中聞槍聲甚多，至館見館門已閉，對面之永安堂，開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毀。

賴子清送便當，館中同仁皆困守一夜，不敢出。

同年三月一日（星六）

晨六時搭交通車回。  
同年三月廿九日(星期六)晴

由錦町移居龍安坡四七五號。  
李聖堃，蔡秋楓，紀顯臣來幫  
忙。

銳初鈍初，涓清幫忙。  
銳初移居福住町，涓清移居公  
共宿舍。

至掬水軒買點心，因小汽車須  
修理，即雇人力車而回。經錦町，  
至何林寓辭，並託其轉達金瓊英。  
又至王漢處辭。

世瑛謹案此龍安坡四七五號屋  
即今青山街六號房也，不意未及一  
載，先君竟遭難於此，哀哉！  
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六)雨

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  
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議決撤銷，  
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  
此得些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  
是一個文化事業機構，驟然撤廢，  
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

世瑛謹案父親自來臺主持編譯  
館，每日上下午均到館辦公，事務  
繁忙，無暇稍休，每傍晚歸來，輒  
乎一吃力，吃力「不止。故為父親  
個人計，編譯館撤廢，確是一件好  
事，使老人家有一個機會，可以  
保養身心。不過因了編譯館的撤廢

，使原定出版的中小學教科書計劃  
，竟至於流產，直到現在本省各中  
小學所用的教科書，還只好用國定  
本來救急，也實在是一種無形的損  
失啊！  
同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二)晴

得兆恒信，知培兒十三夜十一  
時廿五分得一男，重八磅半，產後  
母子均安。甚慰。即復。兆恒請命  
名，我因現在人人希望和乎，統一  
，安定，故擬定曰「之定」，曰「  
之和」，囑其函請其父選定之。  
同年六月廿五日(星期三)

來臺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  
初以房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選  
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迄今  
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  
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十六日即  
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吳  
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  
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  
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  
我，一切聽之！  
同年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一)晴

為于景讓題屈原象及漁父象各  
一，漁父象不知是屈原所遇，抑伍  
子胥所逢？故兩及之。

題徹三繪漁父象  
舉世誰從話獨醒，竹竿簞笠水

清清，蘆中亦濟英雄困，俠骨無由  
識姓名。

既懷內美，重以修能。雖遭讒  
賊，心豈可懲。民生多艱，言之流  
涕。逸響傳辭，卓絕一世。自馮神  
思，高馳遐尋。而眷念宗國，終不  
忍去而自沈。

世瑛謹案此兩題跋乃先君絕筆  
蓋卅七年元月二日魏崑壽先生借  
屠侯侯來求添題蒼水遺象跋(見日  
記)，而為屠先生題蒼水畫象詩則  
在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見日記  
)較之為于先生題兩畫象之期，尚  
早五日也。日記中未將題蒼水先生  
畫象詩及跋錄入，迨先君遭難後，  
屠先生親持蒼水先生畫象來，始得  
恭讀鈔錄，今附錄於左：

題張蒼水遺象  
經略忠誠世莫倫，謝山碑記並千秋  
，怒濤江畔當時句，喜見英雄畫象  
留。

雄心輕敵鄭延平，太息深謀不見行  
，一挫金陵浮海去，瀟瀟風雨故園  
情。

題張蒼水畫象後跋  
屠侯侯先生為南明忠義，屠天生公後  
昆，出示蒼水公畫象，及夏陳二氏  
詩屬題，因寫兩絕，並補錄二氏詩

如右。民國三十六年臺灣光復後二  
年，距蒼水成仁二百八十五年，日  
南至，時同客臺北，壽裝併記。  
三十七年二月四日(星期三)陰

送姜伯韓嫁女禮二千元。  
付美國軍用毯一萬一千元。  
付人力車四百元。  
付兩日鷄鴨肉四千五百元。  
昨銳初以水磨年糕見贈。  
允藏以花雕酒兩瓶見贈。  
付肥宅二百四十元。  
得培兒信。  
瑛兒以美國軍用雨衣一襲送我  
，瑛兒以掬水軒茶點送我。  
以二百元託李君轉付學藝社費  
日前寫「李慈銘秋夢樂府本事  
考」一篇。  
同年同月五日(星期四)陰微雨本日立  
閱瑛兒致瑛兒信。  
春余生辰。  
晚約孝森及其女淑元，張小姐  
，家駒姪，暨瑛璋家宴，張小姐贈  
大號祝壽蛋糕。  
是日付買魚蝦等三千元。水果  
三百元。  
世瑛謹案自民國十六年余肄業  
浙江杭州省立高級中學以後，即未  
能於父親壽辰侍飲祝賀，直至三十  
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自平來臺，方得  
兩度祝壽，不意此為最後兩次，痛

哉？又父親素無積蓄，每宴客必事先籌劃。入秋以來即思邀馬孝發先生來舍便飯，苦無機會，遂藉家宴邀請，一舉兩便，此誠素素之行，或將為豪士所笑也。

同年同月九日（星一）陰雨入夜不絕，陰曆除夕。

周潤清來贈水磨年糕及茶食一盒。

李季谷贈元宵。

廖木孤贈啤酒及風肉，給使三百。

昨梁厥倪來，贈茶食肉脯。

贈陳禮節以威士忌酒兩瓶及茶食。

付茶三千五百元。

付大公報一千八百元。

付月嬌，美昭賞一千元。

同年同月十日（星二）陰雨終日

舊曆元旦賀客絡繹而來，甚無謂。

世瑛謹案父親張行陽曆的，陰曆年是主張廢止的，所以除夕那一天只買了三千五百元的茶，記得只買了一隻鴨子，連雞都沒有買，別人家都熱鬧鬧地過着年，我家却和平常一樣，早早熄燈安息了。同年同月十三日（星五）晴夜雨

訪似頗。

徐行健來贈板鴨及胡桃。

靜山來，建功來。

夜九時半入睡，十時後，晨三時前，竊賊入室盜去富士牌，牌照四九四六五號，克羅米色，黃色馬來胎二八吋新男車一輛，車胎底黃色新男皮鞋一雙。盜係由炊所隱入

（炊所門想女工未必栓好）即開玄關門，推取隔室所置之車（未下鎖

），並至電燈總開關處，將保險蓋放下。在玄關鞋箱中選取新鞋一雙

，客室衣架上之雨衣未取，而取其下面之黑布傘，置玄關。晨六時始發見被竊，即託陳耀強報警察局，

並經警局派員來查勘一過，

同年同月十四日（星六）至校晤靜農，竹年，仲甫，筱海。

訪銳初，瑛訪季谷，均託向警務方面關照。

買鎖及了了，裝起門窗，所謂賊出關門也，一笑

任培道培龍來，贈紙烟及雪茄未晤。

晚靜山來慰問，似頗夫婦來慰問。

同年同月十八日（星三）得伯澄電，知詩嫻姪女元寅病故，即寄航掛唁之。

世瑛謹案此為先君過難日日記

，午前得季姊病故噩耗，下午猶手書唁函，寄家姊丈，孰料深夜，禍變突起，竟為宵小所害，哀痛罔極。今雖兇手擒獲，血仇得雪，然此恨終天，永無盡期矣。

民國卅七年四月二日泣記於臺北

### 追記

二月十八日先考得周伯澄姊丈遺知詩嫻家姊病逝，遂拜唁函寄姊丈，此信誠為遺難前最後一封書也。頃於亂紙堆中尋出艸稿，特為鈔錄於左：世瑛

伯澄賢姪情今日得來電，驚悉詩嫻姪女元寅逝世，闔寓震悼。姪女病痛，本屬難治之症，幸賴 姪情仗健情深，盡力醫治，親自護視，從不遠離，俾得帶病延年，至十載之久，詩嫻當已無遺憾。尚望 連觀自遣，弗過神傷。裳遠瀛臺島，西望海天，不勝悽愴。上月方以，姪情用甲之慶，匆寄一函，囑以趨獻甫畫，藉申祝意，均命環弟面呈，諒荷察及。函中有喜聞詩嫻病態轉危為安之語，曾幾何時？來此噩耗！此豈意料所及？哀哉！現在暫厝何所？遺穢將來是否扶送歸紹？抑或隨葬滬濱？統希示知。

請教育，文化各界注意  
 提倡兒童新文化全由小學生  
 自導自演臺灣省第一次舉辦

## 兒童話劇試演會

第一日 學生服務隊（三幕）吳鳳（四幕）  
 第二日 梅悟（獨幕）我愛祖國（一幕二場）共同協力（三幕）

日期：五月中旬 地址：臺北中山堂  
 臺灣省教育會主辦

# 案情經過

△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東路青田街六號住宅，於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殺害。右臉耳部的頸項上一傷，約被砍三刀，長八寸，裂開約一寸，右臀部兩傷較輕，死在床上。滿床鮮血。警務處的法醫，替他縫密了傷處，在洗得乾淨的傷裏，顯見得刀痕的深度，已見了骨。兇手行兇後，棄兇器在房子裏，把房子裡書信文件，翻得零亂不堪，又把皮箱一隻西裝三套，和幾條領帶帶走。最先發覺許氏被殺的兩個下女，她們住在許氏住的房子的背後另外的一間廚房的臥室。原來許氏住的房子，是臺灣大學的日式宿舍，四面圍牆，裏面共有兩座的房間，許氏自住一間大的，對面的一間，給他的幼女許世璋住。本來許氏的房子和下女的舍室，可以自由進出，在一星期前，房子裏會有一部腳踏車被偷，所以晚上，許氏便把房間下了鎖。下女每天早上，必要叫門，被害的早晨六點鐘，下女敲

門不開，敲了很久，跑去告訴許小姐，纔發現客廳門虛掩，許氏被殺並在圍牆上檢到被帶走的皮箱的名卡皮條知道了兇手是爬牆進出，和用鎖匙開了客廳門走進的，許小姐就去告訴她的同學陳耀強，報告和平東路派出所，轉告四分局，當局得訊後，警察局長李德洋，警務處長王民寧憲兵隊張慕陶，和法院少宗南，都在上午九時起，先後到場臨檢，游市長，省警備部副司令，教育廳長許恪士，閩臺監察使楊亮功，陸軍副總司令湯恩伯，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臺大陸志鴻校長，臺大附屬醫院院長陳禮節，本報李社長，和許先生的生前好友門生等都前往弔唁。這個消息傳出後。臺大許先生的學生，及敬仰許先生的師範學院的同學們都哭起來了。前往弔唁，絡繹不絕。據許家的兩個下女說：她們一個叫王月嬌十八歲，一個叫王美昭十七歲，都是淡水人，在許家做下女。已有半年。她們說：「行兇的柴刀是兇手

帶來的，因為我們燒飯用木炭，家裡沒有柴刀，劈柴都是用菜刀劈的。悲痛欲絕的許小姐說：「我父親的生活，很有規律，平常除到學校外，很少出門，在家裡研究文學的書，晚上最遲九點鐘睡覺，早上五點就起床，被害的夜裏，並沒有聽見什麼聲音。」許氏的家屬，在臺灣的，除許世璋小姐外，還有長子許世瑛，在師範學院做副教授，另住師範學院的宿舍。許氏被殺的原由究竟是被人謀害，還是被盜盜所殺。已由各有關司法的機關，嚴密偵查中。聽說已經捕了幾個嫌疑犯。

(二月二十日公論報)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氏，於本月十八日晚在住宅寢室內床上被人兇殺，兇犯逃逸，消息傳出後，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至為重視，刻正通飭本省警務處，憲兵第四團，警有關於治安機關，嚴限於一週內破案，務期緝獲元兇歸案。

△許季荪先生被刺一案，本市治安機關異常重視，除於十九日扣詢有關嫌疑犯三人外，許之下女王月嬌王美昭，亦經第四分局予以帶局詢問。但越(二十)日，已將彼等交保釋放，昨日警務處劉副處長市

警局林科長，第四分局龔分局長，均曾到許宅勘察，現正極力設法破案中云。

△臺灣大學文學院系主任許壽裳先生的遺體，昨(二十)日下午三時，在許氏寓所內舉行入殮典禮，省府謝秘書長，新聞處林處長，警務劉副處長，省參議會李副議長，臺北市政府游市長，臺灣大學陸校長，及教授學生，警許氏的生前友好等二百餘人，均到靈前鞠躬致哀，由陸校長主祭，靈前陳列着省府魏主席及謝秘書長等所致送的花圈數十個，典禮開始後，大家縉紳許氏的靈柩一圍，瞻仰着許氏的遺容，這時很多人便壓不住了一種悲哀的情緒，相繼紅着眼眶哭了，有的竟是泣不成聲，尤以李季谷校長，悲泣最甚，許氏的遺體收棺後，即寄厝臺大附屬醫院。

△許季荪先生的第二公子許世璋，昨(二十)日已由上海來電。決定於今(二十一)日搭機飛臺，許夫人是否同時亦來臺，仍未獲確息，至許氏遺體，是否要用火葬，待許世璋到時，當可作最後的決定云。

(二月二十一日全民日報)

△省警務處二十二日晚十時許，

招待記者，發表破獲許壽裳氏被殺案，書面談話如下：「自本月十九日清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在寓所被砍身死後，本省治安當局極為驚訝。當由警務處長王民寧令飭臺北市警察局長李德洋，限于三日內破案，並派該處刑事室主任陳砥瀾，率全體警官及刑事警官大隊協助，於副處長劉戈青統一指揮下，不分晝夜，四處偵查，其中可疑者雖多，但經多方研究，尙未能遽下判斷。迄二十一日下午，李局長以兇手由大門而入，依日本式房屋各門皆有不同之鎖匙兩把，而此大門鎖匙，死者僅有一把，由此推測，另一鎖匙必落兇手手中，而此兇手，必對死者寓所情形熟識，可能即為昔日之雇用之工役私自竊去。據此線索，即令臺北市警察局刑事科及第四分局全體人員連夜偵查，卒查兇手即係死者前任臺省編譯館長時所雇用之工友高萬俸，並將其所竊之衣箱贓物及其行兇血衣全部搜獲，兇手本人亦供認不諱，此一轟動全省之謀殺案，至此全部破案。其詳情另行發表。」

至於二十一日中華日報所載本案牽涉死者第四小姐之處，與事實頗不符，應予更正。」

△省會各界定二十三日舉行許氏公祭典禮，祭後並將死者遺體舉行火葬，據許先生的長公子世瑛表示，他們決將全部骨灰運回內地。將來安葬的地方可能有兩處，一處許先生的故鄉紹興，一為和許先生的學友魯迅共葬在上海萬國公墓。

(二月二十三日新生報)

△此間文化教育界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假臺灣大學附屬醫院太平間公祭許壽裳教授，前往致祭者有監察使楊亮功，教育廳長許格士，副廳長謝東閣，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臺省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等及臺灣大學學生們一百人，許氏長男世瑛，次男世瑛，幼女世瑛及婿湯兆恒均在靈堂哀泣。警務處會將兇手高萬俸及贓物兇器等押至案前示衆，高萬俸表情全無懼態，令人對此喪盡人性之殺人兇犯，益覺唯賴加強教育方可改造人心。十時移柩至火葬場，舉行火葬，廿三日舉火，廿四日晨八時領取骨灰，一代學人從此與世長辭。此間文化教育界定廿九日開追悼會。兇手高萬俸明日移解法院，將處極刑。

(二月廿四日和平日報)

△警備司令彭孟緝關於許案發表談話如下：

許教授被害之晨，余適隨國府孫副主席哲生先生及省主席魏伯聰先生南巡，至日月潭始聞惡耗，雖再度以電話與臺北聯絡，並告副司令轉飭各級治安機關限期破案，然終覺事關治安，並為減少國府副主席及省主席之關懷計，遂由日月潭折返臺北，以便親自處理，幸警務處臺北警局及憲兵各同人，星夜工作，於余北返之翌日下午，即行破案，使一代儒宗之冤屈，得以大白，乃不幸中之大幸，全案雖已大白，然痛定思痛，今後對於本省治安，各級同人，尤須倍加努力，有厚望焉。茲將余個人的感想，略述如下：

(一) 保障人權，固無階級之分，凡屬居住本省之人民，各級治安機關悉須盡力保護，並應防範於未然，待事出後，縱獲努力破案，終覺有所遺憾也。

(二) 維持治安，保障人權，固有賴各級治安機關同人之努力，然亦望民衆通力合作，尊重法治，始能有濟於事。

(三) 不幸發生事件，各方應信賴治安機關，不必枉加揣測，使迷離曲折之案情，更加模糊，傳訊案情有關人員，固為辦理案件必要

之過程，然在未定讞之前，務須絕守秘密。以期全案不致另生枝節。

(四) 本案破獲神速，辦理人員之功績，余當呈請魏主席及報國防部傳令加獎，並望倍加努力，以加強本省之治安。

△臺灣大學中文學系主任許壽裳被害全案，昨日已由省警務處移送臺北地方法院審理，該院沙首席檢察官昨日下午三時親往青田街許氏被害寓所檢視一番，高等法院葛首席檢察官之章，對此案亦表關懷，會與沙首席同至許宅檢視。

(二月廿五日中午日報)

△省會文化教育界廿九日上午九時假中山堂開會追悼許壽裳教授出席謝瀛洲，嚴家淦，鈕先銘等一百餘人，秘書長謝瀛洲主祭，監察使楊亮功，教育廳長許格士，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臺北市長游彌堅及師院院長李季谷陪祭，魏道明及彭孟緝司令等均有輓聯弔唁，開會讀祭文後，即由李季谷氏報告許氏生平，嗣由陸志鴻氏致詞，渠對許氏慘遭殺害，極表痛惜，對於軍警當局迅速破案，表示謝忱。最後由許氏長子世瑛，次子世瑛及幼女世瑛向到會人士答謝，十時許散會。據悉，許氏骨灰頃已決定葬于上海萬國公墓魯迅墓旁，許世瑛及湯兆恒定

三月一日飛滬，俟將萬國公墓基地  
洽妥後，再由許世瑛及許世璋運送  
骨灰赴滬。

## 祭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廿九  
日，臺灣各界人士謹以清酌庶饋之  
奠。致祭於許先生之靈前曰：  
於戲先生，稽山乘秀，鑑水含清，多  
文爲富，早享盛名，盡瘁教育，鞠  
躬畢生，既開風氣，亦作群英，太  
炎文字師其淵泓，魯迅吶喊，友其  
大聲，不厭不倦，謙而彌誠，彌中彪  
外，性氣和平，威而不猛，人莫敢  
侮，經師人師，遠近心傾，及來臺  
灣，館設編譯，抱大決心，具大計  
劃，學校教程，社會刊物，省中文  
獻，海外圖籍，組織紛羅，研深探  
賾，期以三年，當大收穫，未幾厥事，遂  
移教席，化雨和風，弦歌朝夕，何  
圖飛禍，事國之良，非疾非疫，血  
濺衣裳，群疑衆駭，何人所傷，元  
兇難得，人百莫償，高風追憶，淚  
雨淋漓，先生之仁，人受其惠，先  
生之勇，宜有防衛，一剎那間，禍  
不克避，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設  
位而哭，薦蕭而祭，凄愴一堂，人  
間何世，魂兮歸來，哀哉雪涕，尙

鑒。

△中華學藝社，中華全國文藝協  
會等十二文化團體發起的許壽裳先  
生追悼會，昨午後二點半在紹興路  
中華學藝社舉行，到各團體代表和  
來賓有李石曾，陳鶴琴，邵爽秋，  
蔡無忌，孟憲章，張維，許廣平，  
林辰，柳倩，梅林等近百人。祭堂  
佈置簡單嚴肅，祭臺正中懸巨幅遺  
像，四壁掛聯輓辭。發起團體每  
單位推一人組成主祭團領導行祭禮  
，李石曾代表主祭團獻花後，作簡  
短演說，痛惜一代宗師慘遭毒手。  
許壽裳的幼女世璋報告遇難經過時  
說，兇手高萬俸被指爲謀害命，  
但在先父遇害那夜，室內衣物並未  
見散亂，接着，由陶公衡，許廣平  
等報告生平，許廣平說：有人說壽  
裳先生的作風對人平等，主張自由  
，然而蔡先生是壽終，許先生却被  
暴徒暗殺了，我們該怎樣爲這一代  
宗師復仇雪恨？在是非顛倒，黑白  
不明的今天，我們希望他的死是最  
後的一個。我們有手不能寫，有嘴  
不能說，但良心是不能泯滅的啊！  
許廣平沉重的聲音。激起了到會者  
的眼淚。邵爽秋最後含淚登臺，他  
呼籲到會者共同發起編印許壽裳遺  
著，到會的人都舉手贊成。祭禮四

聚多銀纜散。許壽裳先生卜葬地址  
，葬滬還是移葬浙江故里尙待擇定  
。（三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 挽章續誌

一聯

名重魯齊，樂育春風垂教澤  
耗傳臺島，淒涼夜雨嘗儀型

居正

二詩

舍和建德，專一無尤。遠視千里，  
駕馭南遊。盜在牆外，卷甲相仇。  
善人危殆，使我心憂。

戴傅賢

文章炳蔚，自華其國。百年樹人，  
自燃其德。宜膺厚福，日終天年。  
胡遇殘賊，而橫臺北。嗟天道之難  
知，幸罪人之已得。

謝冠生

文行兼茂，技藝博綜。名高李野，  
遇等伯松。

俞大綱

呼先生，黨國元良，著書立說，  
學者津梁。昊天不弔，竟被殘傷。  
繼志有子，虎嘯龍驤。何以致奠，  
明德馨香。

章益

嗚呼許公，士林所宗。四千餘年，  
教澤靡窮。胡來殞者，找我文星。  
山高水長，永念遺風。

李書華

季弟先生慘遭巨變，問來淚痛失導  
師，敬賦短章以誌哀挽。

潘公展

大雅今搖落，如君竟不留。星沈處  
士里，月冷廣公樓。圖史堆遺案，  
山川感舊遊。克家有令子，鸞鳳紹  
箕裘。

陶公衡

挽詩兩首

不道章玄叟，溫良竟殺身。文  
高惹鬼妬，學富一身貧。萬里魂歸  
怯，危邦法待伸，臨風遙灑淚，痛  
想血衣新。

昔歲同庸蜀，東歸續壯遊。海  
天臺北月，風雨閩中秋。窮劫灰塵  
在，傳經命不猶。人生真夢幻，長  
笛未吹休。



# 近事雜記

(十四)

楊雲萍

自司徒大使的「告」以後，我國的「知識分子」的身價，似驟然增加千百倍，而「知識分子」自己，也忽感到自己的「力量」和「任務」，紛紛組織甚繁並非政黨的「研究會」，或是紛紛發出「很不客氣」的「指責」的「宣言」。不特我國如此而已，就是我們的「盟邦」人士，關懷於此問題者，司徒先生以外，似還有不少的在；據密勒氏評論報（三月二十日）的摘錄，例如 Boston 的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說：「假如美國真有『援助』中國的必要的话，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有所設想。此階級雖不過構成全人口之百分之二，可是，在中國傳統的是最重要的階級」云云。

對於「盟邦」人士的關懷和期許，不消說，我們是要「銘感五內」的；只是，平心而論，我貴國的所謂「知識分子」，從「傳統」上說，或是從「眼前」上說，似未曾，或未必會酬答「盟邦」諸君子的「雅意」的。試翻一翻我們的「歷史」罷，所謂「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曾經做過甚麼一些勾當？得表現過甚麼一些力量？不過，他們究竟是「知識分子」，比較一般平民，是有「知識」的，他們知道「力量」的所在和

「力量」的去處，所以他們會投奔「力量」，會逢迎「力量」，有時寄生在「力量」而表演一些「天事業」，使「老實」的人們，以為這些「知識分子」是「最重要」而有「力量」，果然可以「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的。可是「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忘記得天下的「馬上」的「力量」，在治天下時，却還是未曾有過「客氣」！

不過，我們也承認在我們的「歷史」裏邊，也有過一些主觀的，想要盡量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為「知識」爭取多少「面子」；然而，事實却告訴我們：至多也不過推得「書獃子」的「尊稱」，而僅留士林之「佳話」而已，奈何？

據四月九日的新生報所載，魏主席蒞臨省訓練團，對在訓的學員講話時，其一節稱：「經濟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農民；不但有錢添置衣服，或者修理自己的房子，鄉間且有很多在修理土地廟，足證其經濟餘力，已超於必需生活之外，以視在日人時代之勉強過活者，進步殊多。」

「很多農民」是否「其經濟餘力，已超於必需生活之外」，而「進步殊多」，固無用有所論議；（不知何故，對於「很多農民」以外的工商

或一般青年的「經濟餘力」，主席竟沒有說及！）不過：既然主席有這樣的言說，當然一定是「已超於必需生活之外」，而「進步殊多」了！只是以「鄉間且有很多在修理土地廟」而來證明「其經濟餘力，已超於必需生活之外」的論據，却似有美註的餘地。

清明日，照例年，我到葬在某墓地的先祖父的墓所掃墓。今年使我感覺和去年不同的，就是掃墓的人的增多。最初，我也以為是人民的「經濟餘力，已超於必需生活之外」，而有「餘力」得孝敬他們的祖宗了。可是，略一細察之，即看到這些掃墓的「三牲」和「菜碗」，比較去年，是怎麼簡陋而渺小！例如「三牲」之一的「鷄」，大多數都用「豆干」以代之。聽不聽地我聽到兩三人在說：「太困苦了，掃掃墓，求一求祖宗的庇祐！」

求諸「人」而不得，則不得不求諸「神」，於是，乃想到「修理土地廟」，或是掃祖宗的墓。夏丐尊先生在他的名作「命相家」裏面，描寫「十年前的中學教師，居然會賣卜」而「生意似很不錯」的劉知機說：「人沒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現社會到處使人絕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們這裏來，花一二塊錢來買一個希望，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究竟比沒有希望好。」

「土地公」和「祖宗」，雖然「不一定準確可靠」，可是，幾百塊的磚，一兩件「小三牲」來買一個「希望」；誰能笑他們的「迷信」呢？而這幾百塊的磚，一兩件「小三牲」，斯「足證其經濟餘力，已超於必需生活之外」了。

○ 偶閱某大報的四月十七日的「社論」，「讀俞鴻鈞財政報告」，不覺捧腹大笑。「人世難逢開口笑」，可是，讀此「妙文」，竟得大笑，誠「難逢」之幸也。

我們的「社論」說：「通貨膨脹的情形到底如何呢？據俞部長的報告說，止於三十七年三月底止，是六十八萬餘億。……在數字上說，六十八萬餘億，已是戰前發行十四億零七百萬（二十六年六月底的全國發行總數）的四萬八千五百餘倍。但是在購買力上來說，以上海的生活指數二十餘萬倍而言，六十八萬餘億，亦不過約合戰前幣值的卅億而已。這也就是說：經過八年的抗戰，一年的復員，二年的戡亂，十一年間，實際的通貨在購買力上來說，不過是增加了一倍多一點的發行額而已。」

但是，「社論」先生你太「客氣」了，在「購買力上來說」，你怎麼要「以上海的生活指數」的區區「二十餘萬倍而言」呢？據行政院四月十五日舉行的第五十一次會議通過的「文武職人員四月份調整待遇分級標準」，第一區：生活指數三十六萬倍，（青島，迪化等地），第二區，三十二萬倍，（濟南，歸綏等地），……如太原，瀋陽，東九省列為第一特區，計六十萬倍。

照這篇大論的「理論」：「在購買力上來說」，若以第一特區的生活指數六十萬倍而言，那末，「六十八萬餘億」，不是「亦不過約合戰前幣值的十一億而已」，而「經過十一年間，實際的通貨在購買力上來說」，不是倒反減少了兩

三成嗎？這確是個「理論」！可是，這個「理論」能夠說明甚麼呢？

某大報的「社論」，時有可編入「奇文欣賞錄」裏面的妙文；而尤以這篇為近來之「傑作」！故謹介紹於此。

○ 此次教育部舉行的文物展覽會，確給予我們一些興奮。尤其是對於來臺籌備負責的諸位，我們要深表謝意。

只是，老實說，所展覽的字畫的所謂名家，大家的作品中，除董其昌的法書屏，華嵒的「寒山拾得圖」等少數外，作者的眞膺，頗有可議的，例如董氏的山水，王澐的作品等（蘇東坡書，疑是雙鉤填墨）。不消說，此次的展覽的主要部類，不是在於字畫，而這些字畫，多是私人的收藏。可是參觀者的大多數的興趣，似在於這並非主要部類的字畫。如下次舉行，希望當道對此有所考慮。

說到展覽會，忽想到某「大師」的展覽會。對這「大師」的作品，有許多不敬的批評，尤其是畫家諸位。不過，在我個人，以為舉行這「大師」的展覽會，確有意義的！因為可使本省的畫家諸君，知道這些程度的作品的作家，居然竟可稱「大師」！

○ 某「學會」以「調查統計」本省的「政治人材」相號召；我們正在欽仰佩服這個「學會」的「學」的結果，竟能「調查」並能「統計」「政治人材」，雖然我們不能知道甚麼是「政治人

材」，而且這人材是可「統計」的；但是據報紙的報導，某「學會」的「調查統計」工作，現已不特對於「政治人材」而已了，對於農，醫兩方面的「人材」，也要「盡量調查加以統計」了。

據說，某「學會」是由本省的「政治學者」所構成的，他們當是研究「政治學」。可是，會幾何時，他們竟能連農，醫方面的「人材」也要「調查加以統計」了，這確有使臺灣科學振興會和省政府衛生處，對之望塵莫及！科學振興會和衛生處的工作的一部分，似可「移讓」了。

不過，以我們的「常識」，記得「政治學」裏，是沒有研究「農，醫」的一部門的，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政治學」的概念太舊，最新的「政治學」，已經更改擴大了它的內容。

西哲云：「知道你自己！」是的，人們有時要把鏡子照照自己的必要。以其書言「調查」，「統計」，不如多讀一些書，學習一些國文的寫作爲有益。至少例如在組織會時，草「章程」的草案，得草得通順些。

巷說此「會」是奉某當道的「意」而組織的，可是，我們相信所謂「當道」者，當不如斯之「老實」也。

○ 想要寫一篇哭許季滄先生的文字，可是，終於寫不出來，但是，我確信在天的先生，一定是會諒解我的……

謹以這「雜記」數則，呈獻於許先生的靈前（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於習靜樓上）



地點清靜，交通便利，

設備精雅，招待週至，取費底廉

供應文化教育界人士膳宿

# 臺灣文化協進會招待所

地址：臺北市南昌街一〇二四號

(舊名兒玉町)

## 文協樂譜集出版

小 提 琴	定 價
No. 1 Madrigals.....Simonetti	60元
No. 2 Serenade.....Haydn	60元
No. 3 Berceuse Slave.....Neruda	60元
No. 4 Aires vaies. 2nd.....Dancla	80元
鋼琴 Waltz.....Chopin	80元
聲 樂 Elegy.....Massenet	60元
Ich Liebe Dich.....L. Van. Beethoven	60元

郵 費 各 集 3元

臺灣省文化協進會發行

台灣省衛生處許可衛字第一七〇號

# 三老丸

## 強心益肺化痰

高貴藥材  
 治咳嗽咯血  
 乾嗽咽喉疼痛  
 咽乾燥胸膈  
 爵痛酒傷等症  
 呼吸器病均能  
 奏效的聖藥也  
 美味適口

# 原錠子

## 蒙各地方醫家推獎

此藥治梅毒  
 疔瘡或遺傳毒  
 性及其橫痃關節  
 炎等並疔門內  
 外汚濃穢水流  
 洩不患俗謂痔  
 瘡者絕對斷根  
 高速度奏效霸  
 王劑(男女通用)  
 ▼百發百中▲  
 伏望各界諸同胞  
 倘不幸患斯疾者  
 勿忘  
**原子錠**

各大藥房有售

總批發 新新藥行 製造元 聲和堂

內政部登記京臺字第九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刊月「臺灣文化」第三卷第四期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創刊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發行  
 定價二百元  
 郵費貳元

編輯人 楊雲萍  
 發行人 孫萬枝  
 發行所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北市中山堂四樓 電話三二二四號  
 振聲臺灣七七八二番